東塘集卷十一

宋 袁説友 撰

講義

講學

臣恭聞太宗皇帝謂李至曰朕年來無他好但喜讀書用監古成敗仁宗皇帝謂輔臣曰近講詩見國風多譏刺得以爲鑒戒高宗皇帝謂趙鼎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早閲奏章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又曰有帝王

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大哉祖宗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必由於學乎誠本朝之家法啟佑乎後人者也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資歷數在躬繼天作子踐阼之初恭默以執祖喪恪謹以隆父養倚信大臣收召人物崇廣言路敷求直言此皆陛下疇昔講學之功其見於初政者已足慰人心而愜衆望然而自古聖主臨政願治身致太平未有一事不由於學況陛下御極之始尤當以講學爲先自古聖主進德修業終身而行未嘗一日敢忘於學況陛下春秋方盛尤當以講學爲急陛下之所謂講學者蓋將學而措之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本朝呂公著有言曰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聲律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利祿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人主所當學者觀古人之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公著之言實爲

人主講學之要今陛下方上承宗廟之付託下慰四海之觀瞻萬幾得失之端一念趨向之本小有未至即基安危是故人主所謹端在一心正心之原實本於學蓋道者適治之路惟學然後道明以德行仁者王惟學然後德進審為政之理非學何以達理以義制事非學何以由義古今有興亡有成敗學然後知所以興亡成敗之本天下有利害有治亂學然後知所以利害治亂之因人主有講學之功則明道進德達理由義可以成可以興享其利享其治人主失講學之益則昧道暗德悖理違義至於亡至於敗受其害受其亂事之必然無可疑者陛下前日朱邸固已親近諸儒從容講論凡其開沃聖心培植學本者可謂弗遺餘力則陛下於道德理義必已能洞達而知所原本矣於興亡成敗利害治亂必已能深究而知所畏慕矣陛下天縱聰明非凡所及講學之益為日固久然既承大寶天子之學事異初潛故臣輒以為講學之事陛下今當舉行者其說蓋有五

焉一曰凡經筵講讀陛下或意有所未喻則詳為叩問必至洞徹深曉然後已與之反覆問難使之開導聖心知所鑒戒且不以他事而輟講亦不以拂意而倦聞若止循故事略無上下議論之益則雖積歲累月於陛下必無益也二曰經筵之例率朝罷入講陛下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急幸經筵諸儒僅了講讀不暇細繹辯論人主僅能迄事不暇叩問咨益講讀虛文莫此為甚願須睿旨凡遇講日並候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則從容敷繹以伸論議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喻則講讀之官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筵日即見講春秋通鑑三朝寶訓陛下方此臨阼委政大臣既無他事以擾聖抱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輪以進講尚書一經句句皆明治亂安危之本仁宗皇帝訓典事事皆為後世子孫之法願增此二書以全講學之力四曰講官內宿祖宗欲以夕召儒臣廣為咨問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意蓋出此願陛下遇講官宿直即賜宣對或以日間已講讀

而意所未喻者再使詳解細說或陛下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開沃啟導或陛下萬幾之務有疑貳而未決者因以咨詢使之開誠獻納學念既專則學力日進矣五曰古先帝王自唐虞三代以下至於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失無慮百數陛下凡遇進講或講官宿直以古帝王時取一君命講官著論一篇凡其君之善與否其治之得與失詳為論議相繼進入陛下觀其所論善者為法惡者為戒集為一帙常置左右或聖意有所未喻即於經筵夕召之時再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說不出數月古之帝王善否得失盡在陛下目中可以為法而為戒矣凡此五說皆所以為講學之地願陛下上法太宗仁宗高宗聖訓講學之勤下稽呂公著所論聖學之要出而於經筵講讀之間入而於晝夜觀書之際不事虛文力求實學則聖心融徹聖學高明聖德日新聖治日盛施諸政事無非有得而無失措之事業無非有利而無害一毫之差陛下自

不肯為一言之失陛下自不肯發事事中程度物物合條理以至親君子遠小人數見儒臣尊禮正論則中興之功太平之治誠可拱而俟也臣起自寒儒叨綴從列論思獻納職守所繫瞻望清光之初不敢進無益之論專以講學一事以獻陛下伏惟聖明以為當今急先之務最切最要莫大於此務深思而力行之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拳拳所奏惟陛下加念焉天下幸甚

講易

臣聞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爻詞於周公彖繫於孔子而易成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所能盡耶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

以盡天下之變至神農堯舜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裳取乾坤而天下治降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闕壞天下萬事紛然而起三畫之易始不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為彖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大易為變易不窮之書或萬變藏於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為易之蘊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於是而難明也則乾坤為易之門而出者明矣或莫不由於易也而後謂之道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之神蓋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於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於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易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夫君子常用小人常斥則天下易亂而為治矣純用誠實黜逐詐偽則萬事變害而為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不謹也恭惟陛下道貫三才知周萬物

舉而措之天下者大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者大易之彌綸方且命召儒臣講明大易竊惟潔靜精微之妙窮理盡性之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默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賛光明緝熙之盛惟是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頃者陛下親御宸翰書易泰卦以賜輔臣其於材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旨使天下常治而無亂萬世常利而無害茲誠宗社無已之休臣冒瀆天威無任昧死戰懼之至

子曰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臣聞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天下之事未有無本而能行者譬如水焉或盈科後進或放乎四海而其源深流長者皆本也本之不立未亦不舉本末舛喪而何事之可行哉夫居上何以服人也而其本則在於寛惟寛厚長者則使人愛之如父母矣為禮何以示人也而其本則

在乎敬惟莊敬嚴恭則使人望之如神明矣臨喪何以感人也而其本則在於哀惟悲哀傷感則使人依之如子孫矣居上也為禮也臨喪也皆事也寛也敬也哀也皆本也本立於此而事自修本失於此而事皆廢矣使居上而不寛則無以容其衆為禮而不敬則無以肅其下臨喪而不哀則無以盡其情本既失矣其如事何故曰吾何以觀之哉古之聖人所以上而臨人内以修已外以應物以理為本以本為用不敢輕用以悖理不敢忘理以廢本故能上而服人足以保其位内而正已足以安其躬外而盡物足以接乎下夫以一人之身而上下内外無一而不順乎理焉是不深可觀哉雖然抑又有說也傳曰寛而有制蓋寛而無制則優柔縱弛其獘至於弱而不振矣又曰恭敬而無實蓋敬而無實則令色足恭其獘至於詐而弗誠矣又曰喪至乎哀而止蓋哀而不止則傷生滅性其獘至於禮有所不行矣此又用寛施敬致哀三者之要道聖賢所當深致意焉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臣聞夫子之取人不束於一律不限於一門故天下之才或小或大而皆適於用用之各得其地則小用而小大用而大隨其分量以成就其功用抑皆有可觀者矣豈特夫子以是而取人古之君天下者用天下之才亦不越此也季康子見孔門之士皆一時翹楚而未知其所可用之地乃以三子發問焉而不知聖人固不以一律一門而取諸人也子路之果足以斷大事子貢之達足以通世務冉求之藝足以權物情三子之才其於從政何所不可使聖人束以一律限以一門則必欲果必欲達必欲藝三者兼得而後用之則天下之才將無可為者矣此道也非康子所能知之唯二帝三王固常以此權天下之才以收一世之用姑以堯舜觀之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而至於庶績其凝夫三德六德固不同也而皆各有所長堯舜悉因其才而官使之固能收庶績其凝之效此人主用人之要道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臣聞所貴乎為聖賢者以其知命義之大戒而已能知命則安時處順而不苟求能知義則砥節厲行而有所立知斯二者則無適而弗安矣孔門之賢固多矣而知命知義惟顏閔二子焉夫季氏之於魯上則不能輔國君以盡尊王之義下則不能安其分以正陪臣之名其為不臣蓋聖人之所必誅也方且以不義之富貴欲奔走國中之賢士夫豈知閔子者蓋樂道而忘人之勢之賢也其視季氏不啻犬彘顧肯為斯人屈哉費宰固不足以涴子騫也藉使循而上之加於費宰數等子騫亦不為季氏一出也而又可以使之哉此而可使孰不可使也夫子之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此孔門命義之戒子騫守而不失者也季氏之僭費邑之畔其無道甚矣使之為宰而不肯就危行孰加焉然且曰善為我辭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其言之遜又如此則聖賢之處亂世固自有道哉如季氏之不臣其心必謂人莫吾知也而閔子方不就其所使不屈其所守所謂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彼然後心知魯國之有人也以是知命義守節之士誠有益於人之國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臣聞天之生賢固有定分聖人之愛賢有不能自已者顏子之亡夫子慟焉而歸之於天故曰天喪予伯牛之疾夫子嘆焉而歸之於命故曰命矣夫豈非賢之生也固自有定分哉今夫子之愛伯牛也既執其手而形之言又悲其疾而至於再復悼其亡而歸之命辭哀意感愴然有愛賢無已之意自後世觀之猶使人悲傷太息

而不容已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聞人之所以能休戚其心者以有欲焉爾夫欲者志之所趨於此則樂於此失所趨則樂者為憂矣此常人之情也是故有所欲不得其所欲則不樂無所欲未嘗不安其欲則無不樂顏子之樂樂此而已何者簞食瓢飲其視食前方丈何如哉居於陋巷其視榱題數尺何如哉然天下之至美生於吾心之至樂衆人以欲而顏子以道耳不以貧窶易其念則視簞食瓢飲如食前方丈矣不以富貴動其心則視居於陋巷如榱題數尺矣人之所憂顏子之所樂也此心不變則此欲不作此樂不改則此憂不萌人見其樂而顏子亦不自知其為樂也如是而後謂之心齊坐忘焉謂之庶乎屢空焉求之孔門固有愠見於絶粮矣固有陋於九夷矣而顏子獨能以道為樂可不謂賢乎哉此聖人所以賢之再三而

嘆衆人之果不可及也雖然憂樂人所未免者抑又有富貴之憂樂者姑以堯舜觀之孟子嘗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而漢董仲舒亦曰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故斥逐亂臣務求聖賢是以得舜禹稷契臯賢能佐職教化盛行天下和洽則堯舜所憂所樂者蓋在於誅亂以求賢得賢以致治是謂富貴之憂樂者顏子窮而在下耳若夫在上之聖人其憂樂在天下豈特如顏子而已哉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臣聞自古聖賢學聚問辨進德修業豈有他道哉曰志於力而已矣傳曰惟學遜志又曰功崇惟志惟有志則事必成矣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力行近乎仁惟用力則志於道矣蓋志則在我而力則有限也夫欲為而不能為此力也非志也事志於不欲為是謂志弗堅矣力以有限而止此固非志之過志以不欲

而輟是誰之過歟此夫子所以力戒冉求而遡其心夫子之道門人所共說者鑽堅仰高豈容一蹴而至自非力有分量勉強持循而不自已則未免有中道而廢者若夫有志於夫子之道朝斯夕斯不以日月而至如適越焉必至於越而後止此志既堅此學必固其肯功虧一簣而遂止哉今冉求非不悅聖人之道乃自嘆力之不足然求也退夫子固每進之其忍於此而不鍼其膏肓乎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止也謂其非力不足也特其志弗堅而自止耳使夫道愈遠而志愈竭道愈難而志愈銳其肯自畫於中道之廢乎故嘗因是以觀古之聖賢如堯舜之汲汲仲尼之皇皇或孳孳日行其道或不寢不食而思不如學此豈以力不足為說哉此豈以中道而遂止哉然則為聖為賢欲學聚問辨進德修業者當自聖人之道始欲聖人之道者當自立志始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臣聞聖人之教人必貴於辨名實也君子小人其為實也固如天淵之有間一以虛名緣飾焉則其近似者難辨矣自非聖人其孰能明之夫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此亦儒也名實之不辨則道先王語者豈不曰君子之儒哉惟其所見者狹所志者小多欲以為奸操說以謀利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此所謂小人者耳使在上而無聖人則其毒有不可已者一有聖人為之別白而是正之則所以為小人者毫髮不能欺人矣此聖人之所甚惡而學者之所深戒也子夏之在孔門固非有此然聖人作炳於眇緜每不敢忽子夏方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意其名實之辨或昧焉故聖人以此預告之使其知君子之儒其道以誠而不以偽以義而不以利以本而不以末以公而不以私斯可以為君子之儒矣臣觀三代以後凡為小人儒者幸而見用小則如漢張禹孔光之徒大則為唐許敬宗柳璨之輩其為患何可既也然則君天下者其於用人之際庸可忽諸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臣聞中庸之言曰為政在人釋者謂在於得賢人也蓋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此不易之理也求之古昔上而治天下下而治一國又下而治一邑莫不皆然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嘗聞其弦歌之聲矣然一邑之中必有一邑之望使為政者有所取法焉則教化易行習俗易美聖人喜其為是邑也而民有向道之意此其功效必有自來故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謂武城之政其美如此者必因得人而致也而子游果以澹臺滅明為對蓋行不由徑則是以直道而行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是正己而不求於人矣直道而行必無主癰疽瘠環之事正己而不求於人必無阿大夫毀譽之疑斯人也其當世之賢人乎非子游之智其孰能知之非子游之政其孰能用之宰斯邑得斯人致斯治宜其如牛刀割雞而收愛人易使之效也雖然治一邑者猶以得人

為治為天下國家者苟得賢者而用之國之不治臣不信也孟子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斯言也君天下者所當深致意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臣嘗觀聖之告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易稱大人言行曰善世而不伐不伐云者不自矜伐之謂也夫聖賢所以不可及者其惟此心乎不驕則此心必不伐故能安富貴而不敢侈處學問而不自足居功名而持以謙有若無則其有益富實若虛則其實愈豐禹之為禹而乾之為乾皆不外此道今孟之反魯國之大夫耳其德其行不詳見於傳記而其不伐之美若有不可掩者聖人肯以人而廢言哉凡軍前曰啟軍後曰殿戰以啟為難而敗以殿為難也魯哀公十一年魯與齊戰魯師敗而奔孟之反不敢因敗而急奔而後入以為殿焉是能於敗中而以殿為勇且於斯時也使孟之反以

殿為負豈特自以其難為功哉又將暴白一軍之不能勇也其矜伐孰甚焉今也方欲與衆同其罪不欲異衆示其功既奔而獨殿非因敗而求生者也復不自以為殿而謂馬之不進非敢自居於勇之名也是於有功之中而有謙晦不自伐之美推是心以往而禹之不伐其功乾之善世不伐皆可以馴致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以告後世使如孟之反者亦能有不自滿假之意其視賈餘勇以誇人者有間矣古之人其善行至於日日新又日新又加而無已者皆自不伐始夫惟不自為已足而學無不足不自為已成而德無不成此蓋聖賢進修之要道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臣聞堯舜之知人則以巧言令色為必畏夫子之論道則以巧言令色為不仁巧言令色小人之事也持小人之事而居於世以求悅於人取容於衆而無患難之迫

已者此非治世之所有而皆衰世之時之人也何者惡直醜正為衰世之風去佞嫉邪為治世之事善觀世之治亂者蓋即於此夫子當周之衰慨直道之不復行思古人之不可見彼方以辯給相傾以諂脅相勝為之咨嗟歎息而有言曰非有祝鮀之巧言而徒有宋朝之令色則難乎免於禍矣甚言周衰道喪巧言之佞令色之美二者苟闕一焉則不可以自立也嗚呼此豈治世之事哉大抵剛則難售柔則易入難售者其說必以正易入者無適而非邪此巧言令色能免於亂世者也惟天下之聖賢斯能辨剛柔而識邪正是以顏淵為邦之問夫子首告以遠佞人又曰佞人殆以言一墮於佞人之計則其從甚易浸淫漸漬如火銷膏而人不知其殆必矣此自古聖人之所深戒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臣聞居者未嘗無出也不由乎戶則不可出矣學者未嘗無行也不由於道則不可行矣出必由戶則無穿窬

由徑之行行必由道則無非僻不正之心何者道則正理之所自出而非虛無淡泊之謂又非矯激高遠之謂也有是事必有是理循理而行則無不合彼不合於道者是不由於正理也君子之於天下也烏有不由正理而能合於道哉雖然聖人由之而衆人則昧焉舍戶而出則所出者非正路離道而行則所行者非正理知出必由戶者之為正路則知行必由道者之為正理矣後世異端既起詖說復附舍正路而弗由則不知出必由戶矣舍正道而弗行則不知何莫由斯道矣於是以虛文眩俗以汙習謀利聲氣以相援比周以相殖正戶之由正道之行漫不復問自非聖人著誠去邪而反之正其不為天下國家之患者鮮矣然則行而不由於正道者皆聖人之所必誅也

日閱兩朝聖政

臣恭聞高宗皇帝諭宰臣趙鼎曰朕居常禁中有日課早閱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率以三鼓罷孝

宗皇帝諭講官周操曰朕在宮中並無他用心只是看經史耳大哉皇祖之訓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詒孫謀而燕翼子者蓋必由於學也仰惟陛下踐祚之初未遑他務首開經幄添置講員增益諸經早晚兩講不以崇高富貴為樂而以盛德日新為念臣去歲八月初二日面奏講學劄子陛下慨然垂聽出示講官越三日宣召微臣玉音諭以悉行所奏中外交賀咸仰陛下學業之篤根於至誠蓋二帝三王之用心求以上繼高宗孝宗聖學之盛也臣竊惟陛下日御經筵固有定式惟是暇日與朝退之際皆是清閒之燕宮中庶務必不上關聖懷當此暇隙之時稍思日課之學如高宗孝宗之訓定課式於禁中庶幾既有外朝講讀之勤又有內庭課學之益臣恭覩高宗皇帝聖政孝宗皇帝聖政二書皆是兩朝七十年間大政事藏諸金匱不惟盛德大業醲化懿綱一一所當訓式紀載明白事理較然觀閱之間易於著心而入耳固不待講解而後明也臣愚欲望陛下

以高宗孝宗宮中讀書定課為法而復以聖政之書專為宮中課程之學下祕書省繕寫兩朝聖政二書留置日所御殿日閱數條以為定式設施措置之美惡法令政事之修明熟味細觀再三紬繹積日累月不渝定課則兩朝聖政之書盡畢觀覽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胷中出而見諸政治者將自脗合而無間矣此其事不勞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臣拳拳愛君願裨聖學惟陛下裁幸

講高宗聖政寶訓

臣恭聞聖旨已於今月十三日開經筵所臣仰惟陛下聖學高遠緝熙光明稽古憲章宏濟極治臣愚戇亡識敢陳管見仰裨邇英之末議惟陛下裁幸臣仰惟太上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三十六年之間仁文德功聖神明武發而見諸立政用人愛民馭軍之際皆一代宏模萬世丕式陛下嗣位之初即命詞臣纂輯作宋一書揭名聖政親製序文藏諸金匱臣以不學誤蒙聖恩俾

承中秘遂獲仰窺大政恭誦金文臣不勝至榮極幸陛下方循堯道本於授受施之政事動協訓謨儻於聖政之書日以繼日研覃不懈則於治體尤非小補臣愚欲望陛下恭發詔旨自今歲為始以太上皇帝聖政同三朝寶訓命經筵官日以講讀永為定制俾之紬繹大典咨沃聖衷陛下進而定省得之面命退而講論得之方冊益以彰率由舊章之意行堯之道與天無極帝王之學莫大於此臣何幸得親見之臣謹昧死以請

進讀高宗聖政

某仰惟主上以大有為之資親奉付託之重重華協帝以舜事親定省慈闈以天下養歲踰二紀亘古所無大故非常聖心痛切至性盡於父子孝誠通於神明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制悲憂過禮哀極有餘蓋自三代以來明君聖主不能黽勉而力行者主上發於至誠躬履喪纍舉無違禮跨越今古焜燿簡策貽訓萬世甚盛甚休某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道備德全功

大仁顯形之謨烈施之政令配天地參化育散在天下而載諸史牒者蓋非鋪張揚厲得以究其萬一也惟茲羮墻之念方切於宸慮則夫聖有謨訓豈一日而可忘恭惟乾道之二禩主上首命儒臣纂輯建炎紹興之大典作宋一經揭名聖訓貽謀燕翼悉聚此書御製序文藏諸金匱其頃蒙聖恩擢丞中秘得以仰窺大政拱誦奎文不勝至榮極幸主上方極孝慕思報大恩惟有循舊章憲成式以寓罔極之念以慰在天之靈庶幾孝治有隆亡替其欲望敷奏恭發睿旨於講筵所候將來開講日以聖政一書命經筵官日以進讀俾之紬繹寶訓啟沃聖衷以永孝思以宏治道以仰副主上倫制兩盡之意實天下厚幸

進講故事

唐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文宣主也帝曰詎敢望是李石欲强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顔回

匹耳自比於舜陛下當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人主之向慕治之本也天下於此占之焉始之向慕者高則他日之所成者必不卑假令力有不逮尚猶可得其中始之向慕者卑則他日之所成者必不高假令勉強力行終必不能踰其始望傳曰圖王不成其獘猶足以霸又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斯為下矣漢武上嘉唐虞尚且多慾唐太宗遠比堯舜猶不克終況其下乎周公思兼三王仲尼潛心文王況人主乎鄭覃以文宣比文宗未為卑汙雖文宗亦且不敢當而李石遽非之必欲齊之堯舜不欲以文宣自安石真愛君哉俾厥后為堯舜非堯舜之道不陳政為此耳

賈昌朝奏伏見西夏僭狂今將出師以遺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召

有司節省用度以至于今未聞有所施行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內豐廩給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則可自足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稅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為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了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粮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

軍旅一在冗食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倘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發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無細巨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皆省罷之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未嘗生財也而財則自生未嘗理也而財無不理是豈有他術哉曰節以制度而已古之人其論生財也而歸之大道其論理財也而槩之曰義夫道與義固非為生之理之之具也蓋道義者制度之所自出而制度則本諸道義焉爾是故聖人於此立之以為制守之以為度無事也而為有事之備有事也而為無事之儲上無横用而以制度行之身下無濫予而以制度施諸人上不以不予為難下不以不得為念無事而無傷財之患有事而無害民之憂此聖人足國裕民而收富庶安强之效未有不出於此者仰惟國朝版

圖全盛貨財充足至於慶歷嘉祐之間可謂極盛而賈昌朝之奏猶懷調度緩急之憂首陳節省之策以告於上者豈非雖以天下四海之廣田租山澤之利一不之節則將以有限之人應無窮之須固有貽患於緩急之時也方今天下版圖之數貨財之入其視承平之時強弱蓋可見矣然財之入也歲有損而無益其出也歲有益而無損加之以水旱之蠲除重之以州縣之困乏一歲之入蓋不足以當一歲之出臣嘗略較其出與入之數矣其歲之入也當六千二百七十五萬有奇而歲之出也亦當六千六十萬有奇是固足以相當矣然以天下國家之大而所出所入僅足以相當一有水旱之蠲除州縣之困乏則又不足以支所出矣今夫小民之家未嘗無所積也有一日之積有一月之積有一歲之積隨其所積之多寡卜其家之興替豈以天下國家之大而大農所積曾不足支旬日也執事者其可以弗憂哉然猶有可諉者則曰朝廷則有封樁之積也御前則有

內藏之積也二者其將為有事之儲乎然封樁之積臣亦略知之矣錢約一歲之積不過四十餘萬而歲有支用所出亦多其所積又實無幾矣內藏之積臣不得而知也使果有所積耶其積愈厚則其備愈可恃矣其或未然臣未知所以為緩急之儲與夫為大農之計也故臣不暇旁舉遠引願首以古人節以制度之訓中以賈昌朝節省用度之奏而終以今日財計出入之說以為臣進故事之獻惟聖主深鑒往事而力圖之

漢文帝既聞廉頗李牧為人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廼復問馮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之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嘗讀曾鞏本朝政要策其言曰太祖皇帝之制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至於論富之以財則曰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榷規避商筭有以事聞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鞏之言豈無所據而云哉蓋英主之御將也誠知將帥

武夫不可以文法拘不可以廉隅律苟不有以優其貨財使之上足而下裕則彼將自營之不暇而何暇恤吾士耶彼為士卒上不見恤於國下不蒙恤於將欲其無饑寒胡可得也安敢望其死國哉然則太祖之所以優諸將實使之推有餘以優吾士也建隆開寶成効可見於此國家養兵自御前以及沿江屯戍亡慮數百萬其廩而給於官者月以計之人為粟二升有半人金七十有七而月粮之數僅三斗耳彼其人有父母妻子之養疾病婚姻喪死之費皆於是乎取則宜其窮餓怨嘆而不已雖然其所給皆舊制也而何以特困於今日哉臣嘗訊之軍卒之故老則以謂向者縣官廩而給之雖甚微而諸大將所以優之者則猶厚也如韓世忠岳飛劉錡之所部金帛賚及徒伍米粟厭足於輿卒中雖變更而後來所得猶擅酒酤之利回易之息皆歲以萬計利入若此則士之藝且精者諸將且有以賞之也士之貧且悴者諸將且有以賙之也厥後酒酤罷回易廢凡軍

中一毫以上之利往往搜括殆盡而將帥無復利權乃又責之以小廉曲謹束之以矩寸規尺隄防議論之甚備上不能以自裕下亦不能以仰給士於是時始僅守其升合之粟百什之金而囂然有旦暮之迫又日使其父母妻子奔走閭井逐口腹之急殆同丐殍而使其身亦負薪織屨轉移末作且不自給彼其平居無事困饑寒慮妻子出怨言方觖然有不平之意一旦有事其能捐軀盡力於上乎此臣所以日夜深思動心而懼者也

此無他惟其軍無餘利則諸將貧諸將貧則六軍之士皆貧必先有以優其將將優能豫附士士附則令之死國而不難此必至之理也且漢文帝豈真不能用頗牧哉使帝知李牧盡有軍市之租賞賜饗士皆決於外而不中覆則知所以優將矣今也魏尚以軍市租盡給士卒而帝乃以一言之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則是未知優將之說由此言之帝之不能用頗牧豈誣言哉惟我太祖任將之法遠過八代之所以優諸將者欲上下相

通將士均裕故能兵威所加前無堅敵今上天悔禍敵方困於北人之擾中國固未暇問而所以先上策為有備者當急為之圖也然則捨任將之策而何策哉臣願上法太祖皇帝御將之方如李牧饗士制勝之効出馮唐一言之戒下御今日士卒之道特出睿斷如酒酤如囤易如營運之類盡復異時寛大之制令諸軍得斡旋自行施置關梁弗征州縣弗禁諸將得專其利則可以賞士卒蓄廩粟繕器械毋束以文法毋拘以常制毋責以小廉諸將稍富軍用稍寛下得以優數犒賚以求裕吾士蓋必先優吾將而後可以優吾士也惟陛下實圖之

慶歷元年十一月仁宗皇帝曰人臣雖以才適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懐不正挾偽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呂夷簡等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顔回以德行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臣嘗觀司馬遷之稱堯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蓋該天下之明者莫大於天窮天下之理莫妙於神而堯也悉同其功用焉夫以如天如神之大而達諸知人之際其辨邪正核真偽別賢否者果何所難哉而堯乃於知人而難之豈以如天如神之大而反病知人耶誠以堯之所難者不難於知君子而難於知小人也君子之行也務實實則較然而易見小人之行也以詐詐隱然而難知何者真未嘗能亂偽也而亂真者必偽正未嘗能汩邪也而汩正者必邪使其顯然而為偽邪則人孰不知之惟其巧於偽而似真則偽者難辨巧於邪而似正則邪者難明此小人之至姦而帝堯之所難知者也恭惟仁宗皇帝以堯之仁而覆澤萬物以堯之智而鑒觀四方在位四十二年而所急先者必以知人用賢為務故能朝多君子國無小人德行名儒頂背相望治安之極上媲唐虞可謂收得人之效矣而御朝之日方且歎人才難辨戒邪心之萌聖訓昭然洞察真偽其曰人臣以

德行為本是知人材當以務實為先也又曰苟懷不正則挾偽用巧而形迹益彰是知小人必以巧偽為姦也又曰以此觀人洞見邪正是知用人之道當在知邪正也大哉王言所以垂家法於子孫立丕訓於萬世帝堯之所難者仁宗一言而無餘藴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二

宋　袁説友　撰

狀

君道狀

臣嘗觀夫子之言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大哉聖人之言深切乎帝王用心至到之地也仰惟陛下以春秋方盛之年履九五崇高之位固欲長享天下之奉而安守天下之尊也然則為

君於上而所為難者雖一嚬笑之細而無所不寓陛下果亦知人君之所謂難者乎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貴為無敵富為無倫富貴之盛為君者獨有也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慶賞刑威為君者獨專也有此富貴專此刑罰天下之事宜若無有難者嗚呼是豈知為君之道哉人主以一念慮之間知吾之所謂難者無一而可忽是故不敢易其難而畏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有而不敢恃不以為難而忽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得而不能守蓋知其難則畏畏則無一而不謹不知其難則忽忽則無一而不縱陛下試觀自古賢君聖主凡守此大寶居此大位而可以忽其縱者為之也君人者大則政刑號令而關於治亂安危之機微則言動趣向而繫於教化表儀之本細則聲音笑貌而達於視傚觀瞻之地小有不謹則悔吝隨至浸以不善則災害有作大而悖理傷道則亂亡不可禦矣此必至之驗也非如天下之人其善否得失獨繫於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亦嘗思前日之

在潛邸與今日之履大位其難易果如何方陛下潛龍之時養聖人之德儲天下之望其一身之所形見而或有善否得失者未必盡關於目前之安危治亂而天下之議論責望其屬於王邸者亦未必如是之切且亟也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之付託下為四海生靈之宗主萬目之所觀瞻萬物之所關繫萬口之所責備為之甚艱舉足皆是凡政刑號令言動趣向聲音笑貌是三者一有過差小而議論責望大則利害休戚又大而安危治亂皆所由出也陛下當此之時其視潛邸之日一難一易固自判然矣試以堯舜觀之其君臣都俞之間且曰后克艱厥后又曰惟帝其難之方且兢兢業業知其艱且難者而不敢自安蓋以為君之難動有所關繫故堯則不敢以位為樂而舜則猶有已憂也由漢以下知此難者唯唐太宗其言曰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與諸公謹之又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以聰明絕人

之資其經理天下若不足道而念慮發言之間且知為君之難反覆憂懼如此此貞觀之治後世所不可及本朝太祖皇帝嘗謂近臣曰爾為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仁宗皇帝嘗下詔曰當念守文之難敢忘置罷之重祖宗念為君之難其形諸詔誥者不敢一毫有易心故能垂裕於萬世此又陛下之家法也雖然知其難而圖其易顧豈無說於此乎臣願陛下不以有位為樂而以保位為憂思其如是之難而圖其為說之易一念之發則以為難曰是善乎否之一行之出則以為難曰是得乎否也居隱顯則一其心不以隱而加忽處細大則一其行不以細而弗察小而聲音笑貌推此難之心而不以妄發微而言動趣向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輕舉大而政刑號令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自用在闇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在其後當日積畧月之久不敢一日安其心惟善是修惟不善是去惟人言是畏惟過失是憂其難在事難之在心則有治無亂有安無危陛下享國萬年而

端命上帝譬如人之一身康强無疾而能惕焉難之飲食起居必畏必謹則疾疢何自而至彼恃其强者易其所難縱飲食恣起居不病則已病則雖欲救之何及哉臣蒙被國恩職在獻納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聽納之時用敢盡竭愛君之言仰裨聖聽唯陛下勿以為迂濶而詳察焉天下厚幸

舉材狀

臣聞為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難尤貴乎審擇世未嘗無材也無一見於用則有心術有好尚適於平正者則為公為賢而溺於偏黨者則為私為詖要其終而成敗可見此無他中之為德民鮮能久矣夫師也過商也不及非中也夫子無取焉蓋智過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進取狷者不為非中也孟子無取焉蓋狂者失已狷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則害治矣惟夫中者有平正之德無儻偏之蔽觀之歌器中則必正貴中也不平不正則覆矣攷之洪範會其有極貴中

也無黨無偏則中矣自古人材非材之難也一得其中則有平正無黨偏中一失則失人人主用人之際是豈不難也哉仰惟陛下以人材為急務以中道律人材盡捐偏黨之私力扶平正之論還太和之盛治享安靜之美福者誠非細事也近者陛下親頒御筆立為資格以嚴明職事蓋將垂意人材不輕除受然欲絶濫進則當嚴為資格若更考其人則尤貴於預擇爾臣竊觀孝宗皇帝淳熙九年令待從臺諫各舉所知淳熙十五年復令待從臺諫各舉職事官太上皇帝紹熙二年令侍從臺諫各舉卿郎職事官此皆預加審擇也今周行闕員朝廷或難於選授緩急時嘆於乏才欲圖得人預擇閒暇上法淳熙紹熙故事以詔論思獻納之臣實今日所當先者臣愚欲望聖慈特發宸斷命六曹侍從翰苑臺諫兩省給舍各舉堪充職事官者四五人或學為有用而不事於空言或材有過人而可堪於任劇皆須心術本於公正好惡不激於黨偏除見充職事官外不拘資

格不間寒遠平心審舉具名奏聞留置御前以備審擇仍令録申朝廷遇闕審用則王多吉士國無憸人進退盡出於聖明人物悉趨於中道昭明國是宏濟治功天下厚幸

舉逸隱狀

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留意人物急賢選能惟恐不及或命侍從之臣隨才公舉或命監司郡守歲舉所知一有上聞以次收用蓋欲多士濟濟輔成治功四海之士皆知砥礪激昂求以上副公朝宗奬之寵惟是未聞詔旨郡國搜舉逸民示國家之表儀新天下之觀聽如前代故事者要亦似為闕文也臣茲者恭遇陛下祗遹舊章肇稱毖祀對越天地均釐寰海旁流愷澤行慶大賚其於煥發明詔訪舉逸民使天下歸心野無遺逸厥今實其時也而臣恭惟藝祖皇帝之名王昭素真宗皇帝之名种放二人者皆是逸民一登周行士所歆慕而化民成俗興治起功賢材彙征悉基於此蓋已然之明驗

也方今天下乂安文物隆盛山林巖谷之下殖學蘊德懷才抱智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固豈乏人哉臣愚欲望聖慈遵祖宗之舊憲念逸民之見晚如所謂淹貫經史學業有用博通今古明達世務節行峻潔識量高遠負才宏大有志經綸凡是四目皆推重鄉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願於大禮慶成之日明降德音命帥臣監司同加搜訪詳為考察照所立四目每路共舉一人仍具所舉人事實連銜結罪保明限一季具有無奏聞即不得以常才非隱逸者備數然後下之三省再加審究如所舉不妄即賜名用以風厲四方鼓舞人物仰副陛下對天交神之初歛福錫民之意實天下幸甚

舉遺逸實材狀

臣竊惟國家取士之道條約最密沿隋唐之舊制以進士為首迄於今日大抵先辭華而略行實要未能盡無遺材之歎臣觀三代兩漢其取士之法甚要而得人之效後世莫及蓋其耑求行實而務於可用故凡任君之

事者皆純厚而堅正洪毅而該敏足以任重致遠振舉百職風俗渾厚治道粹美較之隋唐雖法之詳略不同而所得之才固異矣今朝廷取士惟進士之科最大自進士外雖有賢良一科又不可以數致率皆純用文詞為去取而於行實則所不問方陛下求用實材實行之時若取士之路祇尚於文詞而不兼求行實臣恐未免於遐遺也今天下巖穴草茅間固有為鄉里所推懷才抱德行實純楙或志節慷慨操履剛正或學識該洽智略詳敏或其材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制敵凡此類者往往塲屋一日之程少年時好蹭蹬勿偶進士之外他無可進之路而賢良之科又非人人所能應選遂至老於塲屋有終身泯沒而少露者因噎廢食可不為聖時惜哉臣愚欲望睿斷以實材實行為急務特頒明詔令諸郡詳加搜訪嚴為取予各薦如前所陳實材一人大郡二人須本州鄉里衆所推信通知保明申監司監司盡公體國不得少循私意廣行物色見得其人實應上

項條目然後以名來上命宰執臺諫復省視其所以果見可用令台試學士院量人材以授官爵漸次擢用若所舉不當並行黜罰或果得人優與賞賚苟一郡得一實材則終歲之間可得數百人或僻遠小郡無人可薦及他郡偶未有人皆毋强以必舉將見實材輩出萃於朝廷緩急之時足以立事誠為國之大務也惟陛下深切留意而亟行之天下幸甚　貼黄議者或以方此官冗恐難更立表薦之目臣竊見進納入流官多是無所知識之人又皆不曾銓試祇為州縣之累乞降睿旨權罷進納其進納已未出官人並要銓試中選訖方許注授其已到任者候滿罷日亦俟銓試中選方許參部其已注授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銓試中選訖方許到任若闕到一年而試未中選者並如違年法庶幾澄此雜流以容實材之薦其得失相去萬萬矣併乞睿照

用人狀

臣茲者恭覩陛下學念根於至誠學力期於無倦添置

講員增益經史日有定課夕有訪問務為入耳著心之學不為故事虛文之舉中外慶賀如出一辭臣竊惟自古聖王之治其端本澄源所恃以長久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而已惟尚書一經其言此道最為詳盡敢因陛下添講此經得以少述其略焉蓋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言任君子則貴於專去小人則貴於決也禹告舜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以言能任君子則不畏於邪佞小人然後惠及於斯民也伊尹告太甲曰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以言不親忠直之君子而比頑童之小人則亂亡可立至也傅說告高宗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言用賢能之君子則治用私惡之小人則亂也周公告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以言成王初政當去小人任君子則當竭力以輔國也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僻側

媚其惟吉士以言人主左右選用吉士而毋用便僻之小人也凡此數端載之尚書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為安國家利社稷之本然而自古人主固有始知君子之可親而終則移而為親小人者矣固有貌親君子而心實疎之至於小人則貌與心俱親者矣固有君子以拂意而日疎小人以順旨而日親者矣固有小人指君子以為黨人主終墮其計而遂疎君子者矣固有毀言日至譖語日聞而君子則以譖毀而去者矣是五德之患豈有他哉蓋君子之事君者以正正則難入小人之事君也以順順則易親君子難進而易退故其勢易以疎小人挾智以固寵故其勢易以親君子每責難於君故率多齟齬小人則逢君之惡故樂於聽從唯賢君聖主見善明用心剛知天下之治亂繫於君子小人之用否為之取捨進退使知各當其所而不相亂別白區區使之各定其論而不能惑唐虞三代之治蓋無有越此者漢元帝用蕭望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

以洪恭石顯而衰漢業唐玄宗相姚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以林甫國忠而亂唐室以是知人主之親君子為甚難而尤難於悠久人主之親小人為甚易而尤易於亂亡漢唐二君其明驗大效可以槩見蓋小人之足以蕩君心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為天下害耳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患矣至哉斯言其深得小人之用心乎仰惟陛下初攻所及動合人心其親君子遠小人固已深得其說矣而臣猶以是為言者誠恐自今已往歷日浸遠時日益異事日益變寧不為陛下長久之慮乎臣願陛下深究尚書一經其言親君子遠小人如是切至鑒漢唐二君治亂之所分觀范祖禹論小人之情狀常軫聖懷分別邪正外而百僚庶尹內而左右近侍凡忠誠正直之臣道學實德之士此皆君子也願陛下視如手足親如腹心不以日久而浸疎不以拂意而輕厭凡便僻邪佞之輩虛誕貪諂之徒此皆小人也願陛下嫉如仇讐視如草芥不以親昵而

偏信不以悅意而愈親堅此聖心守此聖鑒陛下享國萬年而長用此道毋搖於異議毋奪於譖言則尚書一經帝所以帝王所以王端可齊驅而並駕矣臣不佞荷陛下開納其言固常見之行事茲用感激奮厲盡瀝肝膽為陛下一言惟聖慈留神毋忽焉

歷郡守者始除監司狀

臣嘗觀漢制凡遣丞相史必分刺諸州未聞遽以部刺史任也夫親民之官莫先郡守其視部刺史之職於民事為尤詳益吏治民以考功當自二千石始臣竊見近歲卿監郎曹凡未典郡而補外者往往以監司之職權重而事簡郡守之任責重而事繁人之情莫不遠責而就權畏繁而嗜簡故以內而乞外者必以監司為首臣竊以為不然監司察人者也郡守受察者也夫受察者然後可以察人今使之一日得外未歷郡守即居澄察之職所察郡縣略無能以制其心志佚氣驕未有不流於苛薄者臣愚欲望睿旨明詔大臣應在內職事官未

曾典郡而乞外者未得遽除監司且只與除郡守豈將更歷於職任為不輕亦使在外之職當以次第而進其於成就人才似非小補

倚閣臨安府諸縣苗稅殘零狀

臣仰惟陛下受養元元如保赤子蠲租減賦見於前後詔令者不一而足培植國本鞏固邦基政令大原孰過於此臣以嵬瑣之才誤蒙聖恩拔擢屢更麾節平時無他能解惟知仰承德意寬裕民力茲者叨拜恩除典司京邑臣竊惟彈壓之外其所當致意者莫先惠養百姓少寬其力爾庶使民無重困州縣亦寬臣竊見本府見催諸縣連年苗稅殘零積久其間年分甚近數目尚多者自當催理獨是紹熙元年苗稅與二年折稅尚有未催殘零之數令諸縣立限催促追呼監督因繫拷訊所納不過些少所擾殆不勝計官司徒然追取百姓枉受監繫要宜分別久近稍從蠲放臣愚欲望聖慈行下本州將紹熙元年諸縣見催苗米折錢及元年貳年諸縣

見催物帛折錢三項盡行倚閣其上件錢即非上供之數自係本府支遣之目如蒙睿旨施行庶幾恩出於上民悅於下或有助於仁心仁聞之萬一不勝厚幸

重閩廣奏狀

臣常觀漢高祖最善慮事方天下未定自關以西每先固守然後東征西伐得以取勝其自將擊陳豨也非蕭何守關中則韓信之叛實累其後明年又自將擊布亦回視郤慮常使問蕭相國何為帝之意謂寧使吾之伐人者未克毋寧使吾之境有變焉蓋跋前疐後以掣吾肘皆用兵之大忌也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深念列聖二百年之貽謨中原千萬人之思漢粤自踐阼力圖大勲將帥則上屢於主擇卒伍則捐金以加恵器甲城堡士馬金穀凡古人戰勝攻取之具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夫以天道好還之理祖宗在天之靈而鑒觀陛下復古之念如此固已啓佑大業而犂庭蹀血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然臣猶有愚慮不識忌諱以獻陛

下伏見年來江湖之盜時敢竊發比者廣西李接小寇亦敢為妖此固自投死地何足誅鋤而臣私憂過計以為當清白偃戈之朝區區疥癬隨自殄滅固何足道然陛下方篤意復古勲在朝夕他日復會東都舉國大進于時潮湖民廣數路萬一有警必有疐後掣肘之患此豈可以不預為之防也夫江西湖南盜賊固當深慮若閩廣三路尤不可忽蓋地土牽聯團簇又諸郡相望別無險隘譬之罔阜自成一區或有寇盜苟不即滅非若江西湖南路地形斷續隔驀散落時有高下險難之比若不先為之策易日必為後累輒以管見五說仰溷天聽其一曰乞行下閩廣三路提刑司專一措置諸州禁軍令守臣同本州兵官日務訓閱立為賞罰激勵能否並不得占用一名提刑每歲循行點按不得因而騷擾月具見管禁兵姓名人數申奏其二曰閩廣諸郡城壁頹圮兵器朘削二廣尤甚乞行下三路運司借撥錢本同各州守臣措置日下修築城壁務令堅完打造器甲

務為可用具以修打過城壁器甲數目申奏其三曰二廣郡守多係部闕凡以資序而得者率是癃老罷羸之人何以應猝乞命大臣更擇緊要州取旨陛作堂闕選材差授許除第二任知縣人內係極瘴去處厚立賞格三路守臣陛辭之日戒以訓兵愛民之事庶使材力有餘可以責任其四曰每遇三路謀帥擇憲必先威望智略足以彈壓鎮服者仍乞同各州守臣皆一一久任毋遽遷易如任滿日部內無竊發事並與遷秩超擢否則取旨議罰以為懲勸其五曰切惟聖化旁洽遠民興行年來二廣之士浸多秀穎宜命大臣搜揚薦名擇其一二以漸擢用誠足以收遠郡之心銷奸慝之疾亦漢高祖慰趙子弟之遺意也臣愚欲望睿斷首以闢廣為重頻鑒臣說以次施行庶幾陛下養晦蓄純奮然必為之日可以專意北向無復過後之憂蓋天下之事惟周防後慮者為不可敵也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全大計實宗社幸甚

乞解罷參知政事丐祠狀

臣輙瀝愚誠仰干天聽伏念臣奮跡孤寒本無才望首蒙壽皇聖帝擢登朝行綴踪省學光宗皇帝名自藩輔旋陟禁塗陛下龍飛之初又得晉位六官出官西閫比歲分藩東越更叨收名復長銓官不踰年間既登右府又預政機以書生羈窮之餘一旦寘身此地席寵非稱竊位過優臣仰戴隆知雖曉夕思所以圖報而才品凡下識見昏愚竟無毫分上賛聖慈曲加涵貸未以罪斥而盈滿之餘災釁間作臣素有中寒脾泄之疾自春至秋十日九病飲食既減肌體羸瘁年逾六衰勉强實難既無補於公家宜退安於閑地是以控瀝忱悃仰干君父察臣所乞出於由中特賜從欲之仁俾臣在外宫觀以息餘生以安薄分祝釐香火少圖報答於君恩温飽田疇均是泳游於聖化

再乞解罷狀

臣聞才智有餘則可以成必至之效膂力未愆亦可以

圖將來之功伏念臣素以凡庸誤叨煩使更歷中外凡四十年歷事三朝遂登政路國恩深重思報未圖揆寵榮而實多酌滿盈而已過至於災疚間作身室靡寧視其凡庸則不能輔聖明以成必至之效觀其疾疢則不能待悠久以圖將來之功若更玩愒歲時不知止戒必將上負于國下菑其身顛沛益深用是冒死上瀆聖明願從閒退茲蒙詔旨未即允俞緣臣言語淺膚不能感動淵聽然臣自知甚審顧戀實難陛下若責其必至之效則臣之才智素卑若望其將來之功則臣之膂力已憊輒敢再瀆洊此控陳伏望聖慈洞鑒忱誠矜憐衰瘁特垂天地之造亟與臣外祠差遣以保餘齡以彌災咎臣不勝大幸

又四川制置使乞祠狀

臣螻蟻一介輒忘誅斥輸瀝丹誠仰干天聽伏念臣奮身書生本乏才望出入三朝浸叨器使太上皇帝擢在從列皇帝陛下俾攝地官執經邇英日侍旒扆而臣自

知分量游詭外庸誤恩有加盡護全蜀到官以來罄竭
駑鈍細大之務必躬必親廣德意之寛大以撫摩遠民
聽聖訓之安靜以調制蠻服適逢歉歲朝夕疚心賴皇
靈聽澤之遠漸致百萬飢民之復業臣伏自今春三月
已浹歲周私念衰病枝窮便當有請屬遵嚴詔未敢籲
天方竢夏秋之交忽叨進律之寵復遲累月始敢控陳
目今四蜀安安三邊寧謐歲事告成遠近登熟豈不貪
戀無事輙欲冒昧有言實緣臣舊有心腎之疾年來久
困劇繁疾證暗增今歲尤甚久坐久立皆不能支日事
呼醫不敢再告年已六十目視眵昏省閱文書尤覺費
力至於婚嫁之迫不敢悉陳職事之間豈無憎怨儻復
久當隆委必致尚貽顧憂用是東望闕庭百拜控請臣
愚欲望皇帝陛下矜憐簪履舊臣十年之間備更煩使
心力既盡叨切已盈茲守西藩兩見歲晚今來懇奏實
非虛文特軫睿慈畀以祠祿早獲東下休養家林君父
大恩與天地等臣或未填溝壑他日尚可支吾儻被使

令赴湯蹈火敢不唯朝廷命

又吏部尚書丐祠狀

臣輙瀝愚衷仰干天聽伏念臣嵬瑣庸才叨歷中外踰三十年翫愒徒勞一無可紀比者仰蒙聖恩萬里召還驟置銓長才不稱位每切憂惶果致梃災疾病驟作若不控告君父祈歸田里必至不測臣愚欲望皇帝陛下天地垂慈矜憐衰晚得疾難以任職特與在外宫觀以便醫藥保此殘年不勝萬幸

辭免攢官覆按使轉官狀

恩榮漫及不勝憂懼緣臣事體與衆不同委為僥冒須至控瀝危悃者臣聞賞以視功古人所以垂訓無功受祿詩人所以刺貪蓋賞或潛濫上則不能以觀功下則得罪於公議如臣庸陋之跡頃因備數從班誤蒙使令覆視靈域豈特因人竟事原無微勞臣子銜哀所當盡力而在寒蹤尤不當被受者其事有三伏念臣於去年九月二十日被旨差充覆按使於十月初二日覆按回

歸奏事至十一日即已陳乞宮祠蒙恩依所乞所供覆
按職事首尾僅二十日實無勞績可以叨賞此臣尤不
當被受者一也臣十月十二日歸伏田里之後光宗憲
仁聖哲慈孝皇帝靈駕發引渡江及虞主回宮登祔太
室臣皆不獲竭臣子哀禮之萬一今若偃然受賞畧不
知懼萬死何逃此尤不當被受者二也臣碌碌凡才頃
者用過其量分當投置猶得坐竊祠祿已為萬萬僥倖
若更無功冒賞天刑人禍將必不免此尤不當被受者
三也區區迫切之衷言辭澁訥不能宣究惟知俯伏震
悚無地措躬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上件特賜一官
措揮必不敢祗受庶使蕞爾微蹤猶或苟安愚分

再辭免狀

恭承明詔感極涕零臣幺麽微蹤自合亟拜宸綸不當
游有陳瀆以干方命之誅實以迫切之私於義未安於
心有愧若不控告朝廷定致上貽物議臣竊聞有勞者
賞然後賞可勸竣事者賞然後賞有名若本無微勞又

非經竣事無名冒賞有乖公議儻稽扣免必速顛隮伏念臣頃者覆按職事誤蒙使令供職往來僅二十日兩旬之間委無勞績已非有勞則賞之義仰惟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橋山肇役迄於覆土按之職節次尚有施行文字而臣覆視纔畢即伏田里其於節次職事並不干預況通奉一階品秩為峻豈容罔功之人輕冒無名之賞反覆以思斷不敢受用敢三瀆傾露丹衷憂思熏心必期俞允欲望朝廷再賜敷奏矜念臣今來所陳出於誠實不敢一毫有偽特與寢免上件轉一官指揮以叶公言以全末路其為榮寵之極過於受賞之多不勝萬幸

辭免兼修玉牒官狀

臣命悚然不知所措竊以宗藩之系莫盛於熙朝鏤牒之傳正資於儒彥如某者幼而不學老益無聞方簡書期會之間從米鹽麻麥之事舊書何有幾成隅世之知故步已忘但愧初心之負敢謂叨蒙於異渥俾之紀述

於仙源必無汗簡之功已劇面墻之懼況上有大臣之典領而旁多衆雋之纂修何取非才許奏薄伎儻冒承於天奬必速致於人言仰祈睿慈洞鑒忠款别選多文之富筆削其間庶幾初政之公甄收惟允

戶部尚書乞補外狀

臣輙輸螻蟻之誠仰籲乾坤之聽竊惟吏以治民者人主均内外之勢入而知出者臣子厲廉恥之隅故職無輕重之殊而士全進退之義選任之理古今所同伏念臣樸學無聞小才何用官踰十閏仕歷三朝蚤繇當路之薦聞首辱阜陵之晉用郎闈館學七冐中除使節麾符六更外任太上親擢則畀以京兆民曹之繁委陛下過聽則錫之文昌經幄之特恩而臣智弗踰人勤難補拙内乏心計之可恃外無鞭策之足施坐閱三年已負千載一時之遇既窮五技但知百里九十之難今已疾病浸攻精力亦憊久此立朝之無績豈無固位之自嫌爰控忱誠願從更迭惟厥今帑庚之支遣與將來繒帛

之匪頒揣辨支吾實無規避欲望皇帝陛下鑒由中之請推盡下之仁儻皇慈未忍於棄捐俾愚分復叨於分守出處士之大節或遂其私優劣中之自維誓殫餘力有懷盡瀝得請是期

再乞補外狀

某伏蒙聖慈以臣上殿奏事乞從更迭補外特降詔書不允者伏讀訓詞感深至泣臣自惟一介么麽不當再有控陳而中有未安義難自禁重念臣本無才望徒有樸忠誤彼三朝特達之知遂簪一時選掄之數頃司天府獲際龍潛每蒙陛下畧其微官許之庭見天顏頫逮已辱簡知旅列禁塗俾當劇部親覩真命御極千載一時適丁多事之秋獨任大農之責殫竭鼠技僂指三年目即支吾揣勝前日豈不貪戀聖德乃欲輕為去就茲承明詔尚閟俞音天地隆恩至深至厚實緣自揣宜去其說有三臣聞一出一入亦朝士之常知進知退實聖經之訓臣以嵬瑣濫綴甘泉視今侍從獨臣最久尚或

宿留出處必乖貽譏旁觀顛隮必矣此臣宜去者一也臣蚤衰多病已迫桑榆氣積心脾踰三十載百藥不瘉近復有加每遇憂責熏心此疚隨即為害深慮民曹繁劇或致為病所妨一有曠瘝上孤任使此臣宜去二也紹熙二年諫臣奏請在朝凡陟五載許之更迭以行臣備數朝行五更歲琯儻不自知引去則是違戾指揮此臣宜去者三也臣用敢仰校君父游瀝愚衷欲望皇帝陛下諒其畏廉恥之維鑒其非矯激之請特頒睿旨付以一州臣敢不益厲疲駑盡力民事糜捐報國誓死不渝

辭免權戶部尚書狀

聞命震惕不知所裁竊以聖主用人必疇咨於已試忠臣事上當知止於不能故朝有陟明之公而仕無貪進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其宜如臣者學無他長才止近用頃居天府已虞盤根錯節之難茲貳地官實有左支右吾之迫適當多事之後每懼乏興之誅方鼯鼠五技之

既窮雖駑馬十里而何益了無鞭筭竟乏錢流僅於區區不擾之間而為稍稍痛足之計及茲再考盍賦叢祠忽驟拜於除書俾攝承於常伯惟周官六卿之職式重民曹在國朝兩禁之班尤高省座豈有蔑聞於績用居然躐晉於文昌苟貪戀而冒為必顛隮之立至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下獨斷馭臣諒其由衷之言賜以反汗之詔非所據而據將自辱於危蹤置諸安則安庶少循於愚分

東塘集卷十三

宋　袁說友　撰

狀

皇帝登位六事狀

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歷數攸歸神器有託承太皇之命旨遵聖父之詔音嗣守丕圖撫臨萬寓天地開悅神人協和臣遭際明時至榮極幸猥瑣不才叨綴從列向者充員京邑屢拜清光夙荷聖神特達

之知媿無職守纖毫之報茲幸身逢華旦願瀝愚衷亟欲仰賛宏模少裨聖德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於踐阼之初必思有以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人心既得衆望已孚則天順人助四夷來王極治極功所不難至陛下嗣位惟新中外愛戴正是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之日臣不暇縷舉繁目願以當今可行足以收人心而慰衆望者有六事焉其一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倏已浹月陛下追慕皇祖日赴臨殿號慟備至臣民歎嗟唯是三年之服天下通喪自漢以來喪禮從薄遂有以日易月之制蓋數千百年為天子者未有斷然而能復古也唯我壽皇聖帝頃罹高宗之喪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服孝誠之至萬古無踰今陛下繼統嗣位當以日易月禫除之初此正陛下盡孝竭誠之日夫壽皇之於高宗蓋子為父服是以為三年之喪今陛下之於壽皇則孫為祖服亦當行周朞之制臣願陛下體壽皇執喪三年禮倣古人喪禮近厚之說亟下詔旨躬行周朞之

服今有司討論喪制凡御朝退朝輦過宮之服並令斟酌裁定陛下一一躬行之此令一下中外臣子既以仰嘆陛下念祖孝誠之切復以深感陛下居喪盡禮之孝抑以敬服陛下聰明仁孝之實以收人心以慰衆望莫切於此且今之敵人猶能慕我壽皇之孝而能於繼祖踐位之日躬行三年之喪彼且能爾今周朞之服陛下必能以身行之倘聖意以為無難即乞連降指揮不勝臣子厚幸其二曰昨日恭聞已降指揮宣押宰臣留正仰見陛下握符御極知所先後倚任大臣共圖盛治規模宏遠將致太平天下幸甚臣竊意留正必須抗章牢辭未即赴闕願陛下體古人進退大臣以禮之意深以朝廷輔佐之任為重與降詔趣還俾之必來則陛下禮貌大臣無愧於古先哲王矣至如起居郎陳傅良憂國愛君不得已遂納祿而去樞密院編修官楊方以前日時事未順亦投劾而歸二人者皆一時人望所屬臣願陛下出自聖意亟下詔旨並令日下依舊前來各供舊

職豈特以收結士心亦於贊襄治道大非小補其三曰
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密贊治道裨益聖聰頃歲高
宗皇帝更化之日首下詔書大開風憲之道今陛下繼
天作主舉行新政要當廣開言路崇用臺諫臣願陛下
斷自宸衷亟發詔旨申飭臺諫令各盡乃職知無不言
凡有章奏陛下即日施行則言路既廣聖德彰聞治效
日隆下無壅蔽初政之要無以越此其四曰向者壽皇
聖帝初罹高宗之喪教坊樂人及一應俳優伶官等並
行罷逐今陛下嗣服之日適居喪制臣願陛下即降指
揮應樂人及俳優伶官等並權令逐退候終喪日續聽
指揮亦以見陛下聖德之至也其五曰自古人主規圖
極治增益聖德未嘗不求言納諫以廣聽聞漢董仲舒
謂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此蓋帝王之要
務也今陛下嗣服之始尤當廣求直言崇任忠鯁政事
之當否民情之休戚儻非聽言受諫陛下無由自知國
朝祖宗即位之日即相繼下詔以求直言列聖遵承以

為家法然而求言貴於能聽聽言貴於能行今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未易縷陳臣願陛下亟發詔旨先令在朝監察御史以上及館職學官限五日内各上封章極言時政闕失使之盡言無隱陛下儻未能盡經乙覽即乞以臣下章奏付後省都司官掇其必可施行者類申朝廷將上取旨一一施行其間有關繫陛下躬行者亦令大臣别項敷奏陛下恪意力行如此則五帝三王將並駕而齊驅矣其六日今歲適當大禮之年今大行在殯遂降九月明堂指揮陛下即履寶位與太上皇帝事體不同參之禮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蓋謂尊父以配天也陛下若行明堂則於尊父之禮實有所礙陛下臨御之初正欲修明號令聳動觀聽臣願陛下以明堂尊父之禮既有所礙亟與大臣商議仍舊講行郊祀之禮如冬至之前未得發引即照乾道元年郊祀之例别降德音其肆赦支犒恩數等亦照隆興二年十一月冬至日指揮施行庶幾陛下御極之始即見上帝於昭格天地歆

福庶民實為初政之助臣備數從班職在獻納既未得即侍天威面控愚慮而於六事實不可緩用敢亟具奏劄上瀆聖聰惟陛下諒其忠悃而早行之至於躬節儉之德以先天下惜内帑之財以養國力兩宮定省之日風雨不渝奉安之禮極其優厚倚信大臣視為心腹收名人物必先忠良早朝晏罷日以勤政為務臣下章奏可否隨即施行内侍之任以忠直老誠為先見在宮嬪稍加斟酌裁減隨龍恩數必合舊制而後行左右請求必惟成法而後與戒飭諸屯主帥務令修舉軍政申嚴沿邊守臣專以固圉為職凡此數端望陛下曲留聖衷節次施行則堯舜三代之治日月可冀矣臣不勝激切控瀝之至臣昧死

過宮後再入奏狀

臣竊惟天人之際自三代以來已不勝其說矣至漢董仲舒則曰災異譴告是天心之仁愛人君也蓋天心君德寔同一體災異譴告所以時示儆戒非惟亂世而治

世亦然人君苟能因災而修省觀變而克懼事合其宜政得其理則天心昭格帝祚靈長有不待祈而自至者考之古昔成湯六事自責而造商宣王側身修行而興周其所感召昭然不誣可不信哉可不畏哉恭惟陛下神聖文武有不世出之英姿仁慈聖哲有君天下之大德俯視漢唐誠有餘矣然而受列聖積累之作承光堯中興之業膺壽皇付托之命憂深慮遠莫切於此固有以奉天心答天貺也迺者熒惑夫次太白晝見金星掩心大星行都地震亦廣甚者太陽中天而黑子磨盪黑祲亘天而赤氣乘之旬月之間變至五六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逮於望日陛下肅駕乘輿展禮慈極都邑之內耋老稚幼瞻望翠華無不鼓舞變憂懼為和氣易譁謗為歡聲曾不信宿而瑞雪時至又不兩日而太陽復明以至羣陰消伏星軌浸順夫以前日如彼而今日如此豈非災祥之機關於陛下一舉動之頃耶何其響應之速如此也臣懷不自已輒盡愚衷深惟天意之難

諶端係人主之一念無曰高高在上靡所聽聞常使兢兢在心罔敢失墜自今以往臣願陛下修省戒儆愈久愈篤堅志詳慮細大必謹勤兩宮定省之奉念萬物安危之機倚信大臣開廣言路撙節財用日積而歲贏省覽奏章腹朝入而暮報皆君人之實德治國之大本也陛下天資英睿即是數者而加之意則天心悅喜帝命眷顧和氣致祥何事不立豈惟前日災異倏然無之而天道好還必有助大業而成大功者豈不偉歟臣本疎庸誤被簡擢以論思為職用敢盡言不隱以答天地之造惟聖慈留神苟臣言不忤於臣宸心即聖德仰當於天意干犯旒扆隕越不勝取進止

又奏乞過宮狀

臣近以事勢迫切嘗貢封章乞早過宮以弭外變雖小臣狂僭宜在譴呵然父子之間本由天性仰惟陛下天資誠孝聖度高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感動之念庶幾俯鑒愚慮或可少回萬分而惻聽旬日警蹕未鳴人言

嗷嗷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虞臣才非中人位叨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已迫誠恐禍變之鼎來豈當固位謀身不以盡吾君父自古人主所恃以長久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為無敵富為無倫然得人心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耳故人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常可憂也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室社靈長富貴長久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日消月亡使社稷為墟身危國滅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今夫人心秉彝之同然無如父子之至愛雖襁褓之內皆知父子之親閭閻小人街談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以死而爭力其間悖逆之果萌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最易見而其道最易知其事為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況君上師表萬民其他闕失尚可自文或蹈此名豈復可立倘不念人心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童皆有不平

之念其事至此於心何安今天下之人皆知事壽皇而陛下豈不能事也然而新歲僅一行禮自春徂夏四閱月矣未聞再講也日復一日氣候向炎而定省愈闕人謂陛下何心哉方春和時御苑競秀未聞恭請也玉津近地乘輿獨出而過宮不講人謂陛下何心哉人言必曰陛下怠於事壽皇則人心自是亦將怠於事陛下矣夫衆怒難犯衆言難一向也心自私怒今也勃勃然怒形於色矣向也口自私言今也囂囂然言傳於道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必以臣道事陛下今衆而羣臣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家喙市有市閧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爲壽皇太息之意無復察陛下過愆之跡大義所迫人心瓦解所不可知所謂外敵之窺伺盜賊之嘯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而聖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之向背維持之實難深鑒將來之憂以爲亟圖之計翻然知悔即日過

宮則人心帖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交歡無一事之可慮矣豈不樂哉今天下謂陛下非不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闈歡娛膝下而陛下每依違而不決畏縮而不敢者謂有所疑而不行也報政大臣朝夕奏對冀陛下天理之復明釋去往咎以新是圖陛下每齟齬而難言廹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疑而不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之於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姑言其實有二說焉陛下亦嘗躍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自覺於中乎臣請為陛下言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恙也壽皇聖帝斷以獨見不惑羣議驟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閱義理高宗皇帝仙御上賓壽皇雖在衰絰之中而即授神器曾不敢少遲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於陛

下則已事之驗不待今日始見矣況壽皇之愛子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母諸王也壽皇之倦勤軍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揖遜授受何疑何忌廼有二心必有左右之小人務欲誑惑於天聽故立異論蕩揺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姦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邪論浸淫之已甚設或壽皇聖帝義方加篤威顏過嚴陛下執禮恐違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盡歡愉豈可因循以圖避免非謂貽謀於後世亦將少掩於外觀今若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無乃截而為二乎宋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毋相見鄭莊公母子自誓曰不及黄泉毋相見也此皆亂世召變非常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夫怨忿曰仇角勝曰敵仇敵二字言於交遊施於鄰里客氣所使萬一有之兄兄弟弟猶以為諱孰謂父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夔夔齋慄瞽瞍底豫陛下蒙愛壽皇者非可與舜並言也果何所事

而為自疑疑心一生必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仇敵壽皇何負於陛下而言笑不接定省久違幾於怨忿角勝之為乎臣願陛下觀壽皇愛子之切至體壽皇遜位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省翠華甫駕喜溢慈懷既成父子相見之懽即知彼此無可疑之實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雖屢騰於奏牘曾未契於聖聰然而職在論思有犯無隱故為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次述毋自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亟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速賜過宮天下之人見者目悅聞者心喜以銷旱變以召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為福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視為常事安於無虞苟免因循恬不加悟則不美之名愈播不平之心愈激禍變之來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忠於愛君迫於憂國不避誅斥盡瀝所陳惟陛下勿以常言而忽之

獨銜入奏乞過宮視疾狀

臣仰惟陛下聰明仁哲超邁古昔臨御以來勤恤民隱

勵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歷年將久聖德昭聞皆由天縱之聖非矯拂勉強所能為也至於事親思孝人道大倫尤陛下所躬行而允蹈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敬事也重華遠於南內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道要是陛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闕禮過宮愆期宰從百執抗疏昌言甚而排闥引裾扣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陋亦嘗四貢封章以冐天聽然而警蹕未聞日復一日人心搖動中外憂惶臣幸進玉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言驚動聖聽膚寸管見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班出入禁闥此因羣臣奏對嘗聞聖語二三曰孝為百行之先又曰朕欲行與壽皇相見又曰終須過宮天理昭晰良心渾全陛下知所以事父蓋甚不忘也而趦趄未行欲駕復輟者聖心殆將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非外庭小臣所可測識然事之曉然明白斷無足疑則如臣輩可以逆料臣茲有四說以釋聖懷陛下往歲固嘗有疑

矣遷延猶豫凡八閱月羣臣封章抗疏不知其幾聖度優容盡釋疑慮竟納羣臣之奏論遂回父子之良心仲冬既望長至元日而過宮者三焉册寶禮成兩宮胥慶雨雪應瑞羣氛消除四方萬姓懽忻鼓舞當是時也壽皇天意忻愉欵留竟日方陛下娛侍膝下凡壽皇懽然相接之意陛下所身親也壽皇拳拳愛子之實陛下所目擊也則凡前日所謂自疑者聖心尚何疑哉夫後之視昔以前日徒為無故之疑而終於無可疑之事則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也自古父子之間固無嫌且隙者矣諸子有嫡庶則毀譽者不同諸母有先後則愛憎隨別或有讒言毀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愛者不幸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是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隙也壽皇斷自聖意早正陛下於儲宮高宗上賓壽皇亟禪陛下於帝位揖遜授受誠與堯舜禹並行則壽皇之愛陛下可

以於此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小人邪言仰惑聖聽夫以聖度高明小人之言必有洞見然而姦人巧計欲為亂階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力陛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日漸月漬夙留宸衷先入固已多矣陛下一入其言聖意豈得無惑惟願陛下體父子之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默慮判然無惑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違豫今已彌月竊聞聖恙始苦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丹劑不絕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歲猶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豈宜久抱疢疾醫官日申一一可考陛下當此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視疾兼壽皇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未愈思骨肉之至親纔侍慈顏必寬慈抱慈抱寬則疾自愈於斯時也安有纖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臣竊聞二十四日陛下命嘉王詣重華宮問安雖陛下過宮少愆而皇子將命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陛下過宮有

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復命之奏必曰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動心矣又曰壽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念矣嘉王陛下親子非若羣臣之疎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語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舌弊唇腐譊譊而不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堯舜三代之域今日過宮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幾倡為駭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為無可疑之說以誤陛下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事凡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之情了無一事一物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倘不能百口祈哀冒死不顧以告君父其誤陛下雖萬死莫贖也茲幸自兩三日來壽皇聖體稍就向安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無疆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羣臣奏請不俟過宮日分斷自聖意即日過宮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陛下修問安之禮慈抱

必大懽愉天顔必大喜悅聖體餘恙自然頓減則翠華一出豈不勝於良藥美劑萬萬哉孝道以明聖德以著以收人心以息譁謗以弭禍機凡此數者甚非末節細故也臣愚瑣碌碌以朴忠自信蒙陛下連年親擢叨塵法從大恩如天無路以報用敢不避天誅控布一得之慮以感動聖念廹於愛君言不知諱惟陛下諒其忠悃而赦之臣不勝叩頭瀝血戰灼待罪之至

得聖語令與部中官商量同衆從官入奏狀

臣等竊見今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過宮面奉王旨令與部中同官審實二十六日權户部侍郎臣袁燮奏事乞早過宮面奉諭旨令與部中同官商量臣鏜燮即以聖語宣諭臣點等竊惟過宮之禮本是陛下常行之禮止緣愆期累月事親之道全然隳廢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清蹕終未一行今聖意所嚮猶曰審實又曰商量則是尚懷疑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逮今浹月醫官日申

歷歷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宮問安視疾陛下行之自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日來疾勢進退飲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豈宜久此抱疾蓋聞慈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樂不肯服藥事體憂危莫此為甚陛下倘於此時即駕乘輿少修定省非惟壽皇當疾疢之中得見陛下必大喜悅不藥自愈而陛下闕禮之久纔得過宮亦可少息軍民之憤兼自旬日以來居民搖動遷徙大半居城内者則移居村落居近郊者則移居傍郡富家競藏金銀市價為之倍長甚而兩宮各分囊槖潛歸私室自謂亂釁只在目前此皆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宮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之道天性也若父子道絶是謂逆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若不知愛親是謂悖人禍亂未有不由是而作也臣等實以今來事體止在陛下一過宮之頃外此無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望翠華一出大勢自定以

收人心以遏禍萌莫此為急倘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實商量之說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廹於愛君再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同衆從官乞過宮上壽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顒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内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蓋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理至重至大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竊惟人子之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希間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壽皇聖意必陛下欲一來此人之至情也竊聞今日嘉王以生朝無以報劬勞之恩專就禁中置酒以壽二親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臣萬年之觴不曾過宮已是失禮今日嘉王壽親

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頤神冲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疑斷無可畏第恐由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德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無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内屏房心為明堂正屬宋分太微内屏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災衡嶽山頽正逼祠宇劒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嶽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於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

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以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搖動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於此伏乞睿照

獨銜自入奏乞過宮狀

臣輙瀝危衷干犯天聽臣淺才末學本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一見臣於議事堂遽蒙特達之知賜以簡記迄今六載號召晉擢盡出親除今叨特恩濫綴從列天地父母之恩至隆至厚臣竊自惟念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少露萬一然時平無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儻人情事變一有叵測不能剗瀝肝膽罄竭忠誠以效古人正救之義是以有

負於天地父母之恩也臣竊見近者中外人情惶惑憂懼皆以陛下久闕慈幃定省之禮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數數控奏無慮數十企望翠華一出何止以日為歲自今月十二日進香日分已不過宮百官軍民惕惕惶懼且臣自積日以來親聞都人私語籍籍是以十九日臣同衆從官趙彥逾等亟具奏劄控告陛下乞於會慶聖節日必駕乘輿以安人情以弭不測臣亦竊意陛下於此上以聖父欲得見之切中以臣子控奏懇惻之誠下以軍民惶惑偶語之疑必翻然一出不謂又降免過宮之旨臣今日五更隨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親見外而居民內而禁衛上而搢紳下而走隸相顧嘆息形之言語所不可道又緣既廢玉卮奉觴之禮重華殿下御幄在側設而弗用鰲山前列不聞三呼大樂弗陳壽儀俱廢人情憂愧無不咨嗟閭巷所傳尤為不一陛下不急為之改圖實恐他日有上關聖慮者臣願陛下以聖父聖子初無疑隙斷以獨見亟於二十四日至二

十六日三日之内選定一日就今日先降過宮之旨所有百官賜宴候過宮了日施行陛下此令一下便足以息紛紛多端之横議弭皇皇不測之衆情觧外敵傳聞輕視之玩心安危利害實關宗社毋奪於間言毋變於臨時惟陛下曲信臣所奏而亟行之臣不勝叩頭瀝血之至臣孤遠一身蒙陛下親賜拔擢至此豈不願仰承聖意貪榮戀禄實以過宮一事至大至重臣若苟容取悦隱而不言萬一事出非意深撓聖懷臣之孤負聖恩萬死不足敢望陛下鑒臣之忠非敢張皇事勢非敢一語有欺掠譽取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區區大願臣雖已同趙彦逾等以論思無補具劄奏聞外然父子之道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資仁孝固自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親擢之恩又不忍目擊民情憂惶之變復不忍躬蹈欺君容身之罪是用忘其誅斥再此懇控幸陛下諒其愚衷而赦之臣百拜無任死罪

同衆從官待罪狀

臣等二十二日嘗具奏劄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乞賜罷黜方此震懼候命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並令日下依舊供職聖恩深厚感極涕零臣等誤蒙陛下拔擢寘在從列豈止為臣等爵禄之計正欲其因事獻忠有所裨益臣等亦豈忍自謀其身輕為去就實緣累乞過宮未見施行中懷疑懼臣等不勝愛國憂君之心所以冒犯天聽今來翠華未出臣等若便强顔就職姑為前説以塞外議臣等之罪愈大矣是敢再此控瀝依舊居家待罪伏望聖慈察臣等惓惓愚衷思宗社安危大計不俟過宮日分即降指揮斷然一出風雨不渝臣等既畢扈從退即供職不勝大願疊冒隆威無任戰灼激切俟命之至

獨銜再入奏乞過宮狀

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從列竊惟臣子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當挺身自奮況

陛下崇奬忠鯁容受直言臣於此時倘懷顧避之心則有蔽欺之罪臣早隨從臣同班奏事懇奏迫切乞早過宮天語再三曲加領畧面諭臣等定以十七日必駕乘輿臣不勝雀躍鼓舞惟是臣粗有悃愊欲得面奏屬綴班末不敢躐次茲幸玉音確許定日用敢敷陳萬一以冒聖聽今至十七日止三日耳既非過宮日分須合預降指揮又緣自累月來久闕定省常禮中外臣子引領俟命今陛下既以定日而許從臣俄頃之間外已傳播皆謂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宮遠近翕然相傳無不以手額若不預行降旨臨期又至變易豈特陛下失信臣下愈使中外謗讟益深而從列小臣亦無顏面可見君父兼壽皇聖帝愛子之念日動懷顒望陛下一來何止以日為歲今日從臣同班合奏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指日以俟翠華若更中輟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民百姓紛紛籍籍交口橫議別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鼓衆倡亂事起叵測何所

不有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過宮之旨毋奪於臨時無故之疑即於今日速降指揮風雨不渝決然一出庶幾少掩外觀稍息羣謗消彌不測之禍慰安兩宮之心一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頃刻可否間耳可不畏哉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離間欲得調護臣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必須先有可以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肆其離間之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倦勤親授神器命禹之旨出於誠心頤神重華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右小人窺見聖心寖生事端撰為離間因惑聖聽以壞綱常此理曉然無可疑者臣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往來之疑速講問安之禮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親聆玉音頗及唐玄宗肅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位

靈武懷自立之嫌今陛下以禹繼舜揖遜授受其視肅宗何止萬萬不侔肅宗內則溺於張后之愛外墮於李輔國之謀故父子之間竟成終天之恨今以聖父聖子兩宮懽愉壽皇果斷剛明姦人誰敢肆其志陛下聰明英睿左右孰得逞其私雖小人欲有離間之心在今日自無可入之隙陛下正當痛戒肅宗之失深慮禍胎之萌曲意慈闈力盡子道亟下詔旨定用十七日過宮鸞馭順動人情帖然了無浮言可撓聖聽儻或事有可疑果如聖慮臣甘受誅斥所不敢辭如蒙聖斷無忌無疑命駕如期一洗羣惑豈特陛下身享無窮之慶而宗廟社稷永保無疆之休臣不勝至榮大願臣仰溷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矜其愚忠而赦之

又入奏同前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迫於愛君憂國之切輒具奏劄干犯天威罪在不赦雖未蒙亟賜施行而陛下優納其言未加誅譴臣不勝感極涕零之至玆者復以事勢廹切非

前日比備位從列職在論思豈可憚於再三不以亟告君父惟陛下賜之詳覽蓋自慶聖節之後今四日矣宰執控瀝懇告百官奏疏痛切恭聽過宮指揮以時刻為歲至今未降指揮人情愈更憂惶口語沸騰雜出如宰執百官皆是陛下親任委使之臣當此急難之時上則不過竭力苦口百拜控告下則不過上章奏疏懇切俟命而已最是百姓譁言軍人偶語扇揺鼓衆思倡亂端人情至此陛下豈不畧動宸慮茲又傳聞即有伏闕上書者必須羣衆而來萬一先有此事已是鼓動衆情馴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忍使朝廷事勢宮闕氣象一至於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避三瀆痛哭復為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極易為力在於反掌耳何者若陛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俄頃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以行誅戮苟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聖

豈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為信以未過宮之事為終非所安以日下軍民譁謗之言萬一生變即日決然過宮則臣前所奏紛紛俄頃而定了無一事可慮者此其安與危利與害則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極易為力者此也陛下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時倉卒必難撫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過宮為必當行之事非不知人情之動揺為可憂所以猶豫未出者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宮自知非便外議紛煽猝難撫定因此宸衷未決愈難一出然臣今有一策以告陛下仰惟親父親子了無纖芥可疑壽皇聖壽今將七十來年於朝廷萬事愈更毫髮不與父之愛子天下大同陛下因何見而起危疑之隙若因浸潤之言左右之譖此則小人大誤陛下耳烏有親父親子可以浸潤左右而離間我者哉此決然斷無可疑也陛下觀前日壽皇批答侍從之言有云自秋凉以來每欲與皇帝相見此語切切愛子急急欲見之意陛下可

以灼然無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懷此疑未肯即過宮欲乞陛下先密以宸翰一緘知家人之語其間及陛下以久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幸已經會慶聖節翌日願侍慈幃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悅欣愉當須賜荅力求詔請然後陛下降指揮云來日過宮其重華宮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當日食錢陛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意愈無他疑而又宛轉委曲益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之盛願陛下信臣之言即賜灑翰亟遣中使奏達慈扆過宮纔畢萬事悉定懽聲四騰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此兩宮欣慶父子交歡中外翕然陛下於此之時可以適聖意可以安聖躬必無横議以擾聖聽豈不樂哉兼慈福册寶之禮冬至上表元日舉册皆須陛下親詣重華然後禮成今日若更不出則是時陛下愈以為疑忽又不過宮則册寶之禮便當廢矣陛下前日降詔播告天下謂朕親率羣臣恭上册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言

失信天下何以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今能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宮至上册寶之日則翠華之出自如頓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天地如事父母竭瀝血以冒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

同衆從官入奏壽皇聖帝狀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眷免然而因循日久寖闕禮文觀瞻所關馴致疑惑而皇帝天資恭謹兢業過甚深念承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儻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竊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兹會慶節禮合上壽伏望睿慈勿復先期更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卮之敬

三宮懽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於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同衆從官宣引入對狀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向候宣引間續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嘵嘵冒溷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

信為本成王翦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伏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為常事關繫非輕今來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始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次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美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議

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號議

比準尚書吏部牒催坐都省劄子今月十七日令赴尚書省集議至尊壽皇聖帝謚號具議狀或各為之議或並為之議其竊惟基厚者勢隆位尊者名顯載考三代而下垂光賜祚赫奕蕃衍功德隆厚彌久彌昌未有如我宋之盛也故廟號稱美極其尊崇盡棄歷代之陳言肇新臣民之耳目萬世無極四方歸尊至若功高德大巍巍蕩蕩而無能名一字不足稱揚羣臣無能名議則太祖太宗高宗之廟號實用萬古同尊之稱焉太祖皇帝開基立極太宗皇帝繼志述事高宗皇帝撥亂中興功高無紀極德大無比擬曰太曰高以萬古同尊之稱見該括形容之意今來恭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其獲以從列與聞其間敢以愚言上裨末議考之古昔曰太曰高曰世曰中此四字者實古同尊之稱出於謚法之外也曰太曰高謂功高德大而莫能形容也曰世一字則與太字高字並行蓋言祖功宗德已盛於前而繼統之主復能以功德世之於後故必以世字稱焉古

人有言曰世世修德蓋能世其美也世世獻於廟蓋能世其祀也天子之子曰世子世天下而為天子也諸侯之國曰世爵世其國而有爵也命鄉而曰世祿官族而曰世功雖尊卑禮體之不同而世之為言其意則一歷稽往代以世為廟號者必其功德彰顯克紹祖宗臣民難以定名不容與列廟等西漢武帝為世宗廟當時之詔則為功德茂盛不能盡宣東漢光武為世祖廟後世之釋則謂祖功宗德而能中興於此見世之為號既以當功德之難名且以祖功宗德之有繼是故皆以世稱焉下至唐代宗猶且因諱遷就以全其名周世宗亦且侈大武功以尊其號豈非一代之主皆合以世字同尊之稱以嚴其廟有不可已者方今曰太曰高之號既見於前矣則世宗之稱可使後有闕文乎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聖睿文聰明英斷有大有為之志有君天下之德在位二十七年篤志慈闈定省無闕高宗上賓終喪三年孝於事親者極至也水旱變異則發政施仁

永言引咎訖遂感格誠於事天者極至也春秋漸高倦勤萬機靜處北宮怡神澹泊是以付託為重不以天下為樂也薄征省賦蠲者什五內帑儲偫以助經常是以民生為重不以天下自奉也恩被公族義形閨門總攬權綱無有私謁齊家如是其謹也除授合人望黜陟當功罪羣下遵職趨事赴功官人如是其嚴也夙興視朝日昃訪問夕召儒臣講論幾務勤政有如此者食菲衣綈不事華靡臺囿無增下無横賜儉節有如此者刑貴不殺而比於死者悉議減貸天下感壽皇之仁綱理萬事動中機會而莫能遁天下服壽皇之明是以六府順叙百嘉鬯遂銷鋒灌燧天下無犬吠之警投戈縱馬外敵有嚮化之意孩提能言之童無不知戴豚魚含氣之屬無不均育聖躬不豫而天下之人籲天請命以祈萬壽升遐之日而天下之人哀痛激切如喪考妣功大德盛追迹祖武如天地覆載莫測帝力如日月盤礴弗探底止雖欲多言擬稱不可得也不識何所謚號而能盡

形容乎求其說於一字之微則恐得此失彼泥一二遺千百求以稱美或轉致狹小也夫惟上以紹太祖太宗創守之規中以繼列聖盈成之業終以慰高宗付託之重克世前人之績對越在天之靈功德重大用濟登兹豈非祖有功宗有德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又能以功德世之乎某輙貢斯議敢恭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曰世宗既以見祖功宗德垂於前而孫謀之有繼又以見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功德著於後而紹述之無愧總括衆美無得而言之中全備功德於世世相承之際雖曰前代已用之字實與曰太曰高並稱是足為一代非常之主之謚不違之議惟朝廷審擇焉謹議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四

宋 袁說友 撰

表

謝知池州表

八年就列久玷中除千里分符復叨外寄賜覲方辭於楓陛誤恩遂躐於瓜時趣至治封具宣德意忡伏念臣本無才業偶玷儒科蚤從州縣之遊捐識簡書之畏不知為政肯辭了事之癡尊其所聞獨念壯行之學頃四

科之辱薦旋一職以留行回翔學館之中伐檀可刺再攝郎闈之職越俎尤慚在朝空歲月之深報國蔑絲毫之有分甘三黜寵畀一麾錫命為優方賜便朝之對玉音載奬無非華衮之褒治不素習而陛下謂其優為才弗適時而陛下稱其有用命之宣旨而驟膺付委見之位次而獲赴事功果籌易地之宜遂冒積薪之媿君恩至此臣職謂何永惟池陽實在江左雜居共處軍民必貴於調和名存實亡財貨深防於滲漏士欲礪行則敎化之當務吏欲防姦則寬猛之得宜還盛時風俗之淳寬聖上顧憂之意祗虞涼薄曷稱使令茲者伏遇皇帝陛下虛己受人大明燭物處萬乘九重而親屈欲寸長片善以兼收天下餘三百州每加眷注民安惟二千石尤急選掄察臣頗熟於民情俾臣輒試以郡寄臣敢不仰遵聖訓頻激懦衷理財首務於節財聽訟必期於止訟牧人禦衆誓堅摩撫之心才綆地隆莫盡糜捐之報

謝知衢州表

五百里甸服莫重畿藩二千石起家誤當中詔政使自為推擇可以獲此便安仰涵天地之恩頻劇淵冰之懼臣某惟此衢郡實今輔邦人物盛於承平之時庶幾樂土舟車指為走集之地見謂要衝然而州家之入僅給於甸時縣官之供有嚴於寅夕非盤根錯節以别硎刀之利則汗顔血指而羞袖手之觀若其毁日至而即墨揺疑言聞而漢守懼雖憂畏之未免而調獲之甚難臣非其人任豈堪此上恩隆厚謂其頗識德意於立王之朝天鑒高時諒其嘗更治民於考功之日遂付内郡俾圖外庸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斷自天照臨如日急先庶民之安馴補九卿之缺析符重矣濫吹斯何臣第知身修而免官謗奉天子命所當宣化以承流畏聖人言惟有愛民而節用少殫一得以報萬年

謝提舉浙東茶鹽表

一再命以為州咸亡善狀六百石以察郡誤拜渥恩身慚安便之為優衆謂甄陞之特異乾坤德大毫髮命輕

中謝竊惟斂散之權莫重常平之使山澤之利榷以裕國倉庾之入均於及民惟源流本末以阜通則上下有無之兼足豈特欲九年之並蓄亦戒夫一孔之不遺恪恃經常當辨取予至於民情休戚之本吏治臧否之分事無壅於上聞澤乃周於下布求稱厥職益難其人如臣戇愚殖學荒淺謂嘗更中外之職有志斯人尚可俾乘軺傳之馳往承休德庶以異時布宣寬大之意而為今日激揚清濁之公曾下下之考而未書廼皇皇者華而遽遣就臨所部實寵其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羣工鑒觀庶物與我共理儻田里有庶民之安惟爾之能則金秩示列城之勸博求任使下及孤蹤臣敢不尊其所聞期於不負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肯務空言或登攬有澄清之風尚希則哲力殫所學仰答殊知

謝提點浙西刑獄表

假東倉之節曾下考之未書冒西憲之除忽上恩之誤及敢矜攬轡實懼褫鞶恭承聖訓之丁寧惟有愚誠之

罄竭忠竊以成而不變君子所以盡心苟得其情聖人矜而勿喜仰惟九重臨御之始首重四方典獄之司任德不任刑深念累朝之家法繼明而繼聖周宏一代之丕規爰於臨遣之間曲示訓詞之寵公明詳審四字以為之師枝蔓淹延一言實中其弊至於特頒詔旨明飭憲章大哉王言方申重巽之命儆於有位敢徇故常之私必也通材乃副隆旨如臣者本書生之習無吏道之師內職外庸恂熟朝廷之德意寸長尺短莫酬聖主之深恩徒懷學道愛人之言願為報國事君之地敢期一歲而有再遷畀之一道之祥刑近在三吳之畿甸未能讀律恐弗詳司空城旦之書期於無刑或少効有司牧夫之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覆下天德出寧明於五刑之中式孚有衆使無一夫之獄必惟其人而臣猥以戇愚濫膺差擇躬趨楓陛親拜玉音進之可用之實才至謂有符於公論雖與人為善恍如錫命之自天而被寵若驚但覺措躬之無地臣敢不佩昕晨之面命奉

壬午之詔條豈特辨獄訟於雀鼠之疑恪遵三尺凡以
効涓埃於海嶽之積必究萬分

謝直顯謨閣知臨安府表

在都公之列久已具員尸京邑之權又叨任劇寓文謨
之峻直仰宸眷之過優恩重卭山懼深淵谷神伏念臣
本以書生之習初乏吏才之長委質聖時濫巾朝列學
省瀛洲之英選郎闈樞屬之清班繼詭民庸洊叨外使
再紆使節三握州麾莫非政拙而心勞正以力小而任
重精神疲於繁劇毫髮無所建明誤蒙聖主特達之知
旋拜朝廷號召之寵為郎銓部列屬宰司半歲周行之
間五趣漢庭之對俯欣一遇莫報萬分未干曠職之誅
乃冒陟明之典深惟天府實重日畿彈壓不足則姦宄
無以戒懲寬猛或偏則威惠何以悅服難行者挾城社
之勢無厭者縱溪壑之求一語不售則怨謗隨之百謫
既盈而蹤跡殆矣藉使才望之兼足猶懷成敗之可疑
詎容微臣堪此重寄雖無心而應事必出於至公然當

官而行情豈免於少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極治
總攬衆才念首善於京師每留神於兵牧謂臣粗知法
守或庶幾公爾以忘私察臣久歷外庸或熟於愛人而
節用誤當推擇俾殿浩穰臣敢不益尊所聞求稱隆指
平生報國勤勞敢計於一身竭力守藩根本願先於諸
夏

辭免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表

恩榮誤及震慄弗遑伏念臣起自書生初之才望連年奔
走失故步於邯鄲半歲浩穰復具員於京邑仰惟朝廷
使令之寵敢憚輦轂彈壓之勞雖鞭策之備嘗曾捐埃
之莫補精神疲於任劇齒髮至於頓衰所憑幸憑藉國
威宣明德意盜賊屏戢善良妥安偶千里之無虞而百
謫之未至方需旬月之及力控籲天之私忽冒月卿俾
重天府誰課功之亡有於進步以奚宜冒昧而居顛隮
可卜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無名之誤寵全向暮之孤
蹤貸其職業之未修姑仍舊貫念其心力之已竭或畀

祠宮庶穆公言少安愚分

辭免知鎮江府表

龍光渥洽駑質戰兢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聖格言昭若日月若貪榮戀祿不知自反必將上玷國恩下貽司敗伏念臣無才無智不學不武誤蒙三朝使令致位通顯鄉者叨典六部三歷帥藩萬里東西勇於承命政以年未六十驅馳奔走惟恐弗逮今臣年將七十筋力頓衰位已極而身災福已盈而禍及粤自春初一病逮今飲食減少形體悴憔衆所共見已蒙聖慈諒其無庸憐其有疾俾歸田里控辭新渥未拜俞音更冒藩宣之除益重顛隮之懼竊惟京口重鎮為國屏翰軍政雜蹂舟車走集必有威望乃任彈壓必有智略乃為保障此其所長臣無一有況復支離抱疚頹墮辱軀千里長城必致仰貽憂顧捫心揆己實不敢前若冒昧而行則犯古聖之訓干清廟之誅臣欲望聖明鑒其激切之詞知其必至於敗事寢免今來知鎮江府恩命賦之外祠

俾從休養他日儻未溘先朝露犬馬之報赴蹈之役臣不敢辭

謝除權戶部侍郎表

天府充員久無善狀地官擢貳忽拜誤恩敢懷持槖之榮寔負褫鞶之懼乾坤恩重螻蟻命輕謝中竊以道御權用之既分而本源末流之莫辨上嚴期會之迫下盡錙銖之供流弊至今其術益陋況茲水旱相仍之後州縣竭力之餘知予為取之甚難損上益下之尤急必有心計之士廼無面墻之憂伏念臣起自寒生僅存樸學彈冠以仕蚤陪內署之嚴懷紱而行妄意外庸之詭七拜節符之甚寵一無毫髮之可書誤叨驛召之嚴洊遷駕行之邃綴班郎省列屬中臺京邑素號於才難而書生乃承於人乏老馬未嫻於識路如蚉秪怯於負山志廣才疎漫費朝昏之役心勤形瘵空慚歲月之遷了不立於事功久已多於瘝曠賜覲屢瞻於咫尺拜恩特異於尋常忽被絲綸俾持荷槖惟此聚人之本繫於生計之

臣欲坐致於錢流正有資於鞭算有如淺陋將不勝鼠技之窮儻誤使令豈特玷雞翹之選懇辭弗獲怵惕是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天臨至明日照睠言侍從之列必惟其人念經常簡易之司急先為務擢茲民部濫及微臣敢不念肥瘠之所關稽制度以為節朝有政事自無不足之虞職在論思更盡竭忠之報

辭免權戶部侍郎表

恩榮過分戰灼靡寧伏念臣空疎不才愚戇自守書生不識時務僅能為章句之儒仕者願立王朝偶復綴班聯之選蓬山蘭省今十八年英蕩竹符凡六七任念劇繁之屢試曾績用之蔑聞久當輦轂之司妄意涓涘之報勤雖補拙力弗勝心已寬百謫之誅敢玷貳卿之選惟民曹劇任皆一時秀穎之英豈樗杜散材冐兩禁持荷之寵儻昧本末源流之旨必乖經權常簡易之宜自知甚明官謗可卜伏望聖慈俯憐危悃亟寢誤恩別選英賢俾任論思之責庶幾名實一歸綜核之公

謝除户部侍郎并賜金帶表

六卿分職愧攝貳以何功滿歲為真忽疏榮之誤及侥踰有靦懇避無從中竊以損上益下王政之所先傷財害民聖經之深戒惟調度獨關於泉貨而盈虛盍究於源流取予必知深懼及民之斂毫釐既析難逃致旱之誅固知川竭而谷虛所貴下肥而吾瘠在於今日尤重得人如臣者徒有戇愚本無能解盤根錯節敢云屢涉於險艱歷塊過都未必盡閑於道路顧以面墻之學何心計之優蹤處民曹濫司國計適有浩穰之費更當饑饉之臻收之桑榆莫補東隅之失譬之江海惟有漏巵之憂雖鞭算之可施悵錢流之無策蔑聞兼足僅免之興欽承天子之威遂正司徒之貳莫非王事豈當言日月之功全荷君恩將益重春秋之責拜兼金之出笥俾束帶以立朝雖寵一身但虞三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初政興建太平守位曰仁深究聚人之旨以義為利大培立國之基弗輕主計之司每示陟明之典遂容

瘝曠亦冒寵除臣敢不念藏富之在民知生財之有道制用而於歲杪方仰承政事之修盡徹而對年饑庶獲覩君民之足誓殫駑力少答鴻私

辭免除户部侍郎表

臣拱聞寵命深切震驚竊惟人臣不當以日月言功公朝要先以名實為重臣濫巾版省不過簿書期會之勞躐迹禁庭又無朝夕論思之益至於不加之賦而上用足知予為取者政之宜此意懵然捫心愧甚恭遇陛下皇天眷命初政清明而臣乃以書生謬司邦計適當國家多事之際郡邑告歉之餘經常之數既蠲費出之供則倍急或重於貽害緩未免於乏興雖左支而右吾亦前跋而後疐思欲不擾而辦每懼其為也難徒叨歲月之遷竟蔑絲毫之補乃從幽黜忽拜真除位正貳卿匪同攝組秩高三品益重官聯凡此僥逾必難稱塞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淵聽亟寢誤恩毋拘滿歲之真姑從反汗庶遄終朝之褫誓畢捐軀

謝除權户部尚書表

小司徒之職掌久懼罔功太常伯之攝承更叨異數委責彌重寵光益新謝忡伏念臣殖學亡堪登朝有愧早荷阜陵之識擢館學備員更辱太上之甄收節麾屢試昨自神京之衆大載登民部之劇繁罄竭惷愚肅祗供億屬年饑之驟至方國用之未充區區心計之闊疏何施剸撥僅僅目前之酬應捐足支吾再越歲年之更了無毫髮之補讀已盈於百謫去何止於二宜忽承天寵之優就陟地官之長惟聯班愈峻久弄印以不除豈績用弗聞乃歷階而冒進短技莫堪於出納靦顏滋厚於忸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履儉勤治先總核均節邦賦僅周室羞服之規久任計臣體漢家倉庾之意謂臣不擾而粗辨知臣靡事於空言欲責乃欲責成姑懋其賞臣敢不率循舊職加勉新功恤民窮以寬賦租廣君上深仁之澤及年豐而備儲蓄裨國家根本之圖不負褒稱是為論報

辭免進呈徽宗皇帝玉牒孝宗皇帝光宗皇帝
實録轉兩官表

明詔疊頒微躬失措臣仰惟建中迄宣和之極治庶績其凝隆興暨紹興之盛時一道相授舉綱撮要以大書於琬琰廣記備言以傳信於簡編蔚為盛世之宏模於赫丕天之景鑠陛下志勤法祖孝篤奉先趣二典之登崇慶三朝之備載凡預纂修之列均霑渥洽之恩禮示追尊賞惟從厚顧臣駑鈍俾被寵光所宜上體于睠懷其敢過形於矯拂俯循涯分實懼滿盈退念慙鈆曾微潤色昔者猥參於涉筆茲焉適會於成書事悉因人功無可録忽拜出綸之寵驟膺陞秩之華太甚僥逾苦為難稱儻昧牢辭之誼決貽煩責之羞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誠收還誤寵豈特示明時詔爵謹持之意抑以逭愚臣貪榮隕越之憂

謝捄荒轉官表

郡邑上凶荒之報寛未賜誅國家酬安集之勲誤膺進

律撫衆僅蘇於菜色拜恩惟切於汗顔揆厥超踰孰為
報稱中謝臣聞旱乾水溢雖古今代有之災政散民流繄
師帥不賢之過治有得失民為戚休仲舒稱長吏不明
馴致羣生之寡遂孝宣謂與我共此亦見庶民之舉安
使田家或棄於有年則刺史難逃於失職尚捐薄罰敢
覬殊遷伏念臣本以書生誤叨器使八年在列三覲清
光兩歲為州一無勞績徒有壯行之志不辭了事之癡
念撫牧之既乖遂流行之致咎仰宵旰方勤於憂懼而
謀謨務極於哀矜發棠施推食之仁折券下蠲租之令
大文仲勸分之術小周家散利之恩力軫窮民備殫荒
政臣仰承德意祗服訓詞幸容河内之便宜深戒有司
之莫告彼終歲雖勞於勤動而凶年獲免於死亡悉由
大德之孚何有小臣之力遽叨增秩俾追黜幽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惟德動天視民若子罔怠側身之懼常懷
由己之思憫茲旱暵之邦盡布涵濡之澤誠踰翦爪配
成湯克夏之仁政靡興師陋衛國討邢之舉夙緣耿迹

僥冒誤恩臣敢不益單厥心謹如始至自今歲其有茲幸及於小康投閒分之宜終莫酬於大造

謝覆按使轉官表

橋山肇役蔑聞共事之能勲府酬庸乃冒遷官之寵控免弗俞於至再光榮已極於倍千刺骨銘恩熏心懷懼中謝竊以爵賞用勸貴無濫予之名事功曰勞必有可書之績儻昊位僅同於衆職而施功莫竟於成終亦在討論俾加崇奬此聖主示曲成之德在小臣忘冒受之慚既為汗顏敢不稽首伏念臣曩由推擇濫被使令崇陵初肇於因山仙寢有嚴於卜兆羨封安壤偶更使於再行流壑秀巖實視成於初議甫求復命旋即歸休始既無用力之勞終蔑與告成之列忽十行之頒札晉三品以陞階雖避循墻莫回出綍自顧沉淪之陳迹更汙特異之殊榮惟甚僥踰曷為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思親篤孝逮下盡仁欲厲世之有權必使臣之以禮念其乏使曲憐簪履之餘程彼功書不棄山林之賤雖云散

吏亦賁美官臣戴恩如天思報無地里閭增耀新被寵以在身猷畝不忘惟祝釐而事上

謝除華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表

承大司徒之乏去甫控於二宜新真學士之名威俾宣於九折荷寵光之狎至知綿薄之難勝謝伏念臣才匪過人學徒泥古當聖明之述作際遇三朝備中外之使令棲遲二紀再玷周行之步武旋司商邑之浩穰碧落仙班寢叨曳履之列金華講籍尤為逢掖之榮凡厥踐更悉歸親擢無九年之畜漫久涴於地官取一障而乘嘗洊干於天聽倏膺誤渥誕錫明綸鈿軸璇題丕赫阜陵之懿石門劒閣往臨蜀道之雄寘乃西清而分西顧之憂微乎一介而當一面之寄欽惟聖意曲示褒揚豈伊愚臣所可徼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風行萬國日烜羣臣謹名器以昭至公攬權綱而恢獨斷謂臣久聯豹從則高其職以寵行知臣屢析虎符故選於衆而特舉九重恩重一介命輕臣謹當國而忘家心乎存闕作詩

而頌主德誓殫宣布之勤叱馭而盡臣忠敢有馳驅之畏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再任四川制置使表

寵光過優震悸失措竊以進律之典朝廷所以旌有功因任之榮部國所以詳已試既褒陞之惟允亦選任之咸精儻當黜而復遷或不能而後止人言弗恕臣責難逃伏念臣蒙國厚恩冒蜀重寄仰體一視同仁之德恪守中和俯狥羣蠻向化之誠務求安靖兩載徒勞於政拙百為莫恪於民貧凡可宣德意而廣上恩深欲策疲駑而効愚力竟成玩愒蔑著事功自從香火之緣亟被絲綸之詔益虞瘝曠忽拜晉除寶儲陞奎閣之班申命久即垣之任小人而負且秉寧無盜思奪之之招馮婦之攘下車必有士者笑之之辱況已躋榮於三級豈容未歲而再遷偶寬百謫之誅莫逭終朝之褫伏望皇帝陛下天心從欲聖度包荒惟賞以眡功恐終難於濫予雖譽有所試懼不及於前時畧反汗之小嫌畀祝釐之

寸祿少安愚分庶愜遠民

辭免除華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表

驟承隆委凛莫措躬竊以華學新班非當代名流不足以膺首擢全蜀重寄非公朝偉望不足以被親除苟下輕授受之間實上係顧憂之地如臣者庸庸寒士琐琐小才誤蒙聖神特達之知累畀中外劇繁之職心力雖盡績用靡聞重來漫涉於六年自詭願秉於一障俞音竟閟就列愈慚敢期渙號之頒全付坤維之重帝華內閣莫高直學士之班蜀閫帥權茲實古方伯之任豈特地峻職優不夭忝竊深恐力小任重必負使令恍拜恩綸如臨淵谷欲望皇帝陛下重籌邉之寄篤舉遠之仁念謀帥為難儻擇能而改授則得久而治雖反汗以何嫌既昭名器之公抑謹蕃宣之選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謝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到任表

坤維重寄謀帥獨高嬀閣新班疏恩併及累月而走川

陸涓日以見吏民具布寛條敢陳初奏中臣竊以惟蜀
巨鎮厥今上游地控百蠻德裕著籌邉之績勢連三輔
孔明存流馬之規兵民内藉於撫綏疆埸外須於經理
仰惟度德量能之始弄印實難必有牧人馭衆之才出
綸乃稱伏念臣學不足以通古事之變智不足以適時
務之宜徒以樸忠累叨繁使虎符龍節更踐固多豹尾
雞翹論思何補猥切身榮於曳履莫施心計於算鞭二
千石以治民庶幾自詭三十國而有正曷敢冒居矧兹
蜀閫之嚴尤軫法宫之慮郡邑多而賦輿薄生齒衆而
抒軸空乃以人微猥令任大非有寛顧憂之効得無負
且乘之虞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包涵權尊總攬同
仁一視未嘗邇泄而遠忘更治考功靡閒外輕而内重
謂臣出入越二紀之久知臣典牧有一日之長魚佩奎
文曲加臨遣龍光聖訓備極恩褒凡此叨踰難為稱塞
臣敢不深謀固圉一意愛民覽八陣之形備究攘除之
畧想二圖之畫益嚴險要之防勉繼前修誓殫報効

辭免賑濟有勞除徽猷閣學士表

恩榮遠暨驚懼交征伏念臣寒畯書生遭逢聖主十年繁劇何敢愛身萬里蕃宣不知為政方蜀郡有告饑之阨體朝家先惠遠之仁巡野之賙萬人悉遵王命荒政之聚十二徒竭心勞捐緡賑廩皆君父之恩捄菑恤貧豈臣子之力忽冒貪功之賞急疏進律之恩徽文高學士之班渙號示藩臣之寵循墻傴僂貢牘周章欲望皇帝陛下濬發離明曲回乾造鑒由衷之忱請特示至公略反汗之微嫌俾安愚分

謝救荒進徽猷閣學士表

十二荒政以聚民莫召坤維之和氣萬里自天而錫命蹤躋奎閣之崇班久虞司敗之誅乃冒陟明之典控辭弗獲登拜若驚謝伏念臣猥自槖班誤分閫寄未寬殿角之顧忽慮溝中之危雖湯旱彌年孰測陰陽之潛運而堯民比屋恐傷天地之好生發粟散財蠲租折券凡此扣閽而有請捷乎如響之答聲盡歸君父之恩但知報

上辱在守臣之職何敢言功急疏進律之文遠勵為藩之志衮褒有耀氷薄增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及飛潛誠參化育沛然膏澤恐不被於一夫間者阻饑已明見於萬里爰軫宸衷之念咸知帝力之加拯諸塗炭之中已安南畝及此絲綸之下寖上西清臣敢不仰體鴻私頫殫駑鈍訖無反汗增光參井之墟惟有乞身繼遂江湖之請

東塘集卷十五

宋　袁説友　撰

表

謝除吏部尚書表

奉計坤維亟賜便朝之對歸班星履驟真選部之除避寵莫俞撫躬載惕中謝伏念臣受才百拙開跡一寒學徒泥於古人識曷通於世務三朝顧遇誓夷險之一心二紀馳驅有東西之惟命領天府而彈壓之譽何有尸地

官而予取之方蔑然揚箕方懼於食浮歷井遽叨於選授始終四載黽勉百為臨遣丁寧夙珮銀鈎之訓撫循殫竭期安玉壘之區振荒幸釋於焦熬蠲賦或蘇於凋瘵上之賜也臣何力焉璽褒逮於罔功環召叨於黜命方歉修門之三入敢謂都堂之再登誦中和宣布之詩忸怩滿面冠言語侍從之選瑟縮胡顏參八座之高華總三銓之要劇昔殿邦作牧已慙德裕之籌邊今課吏考功奚取山濤之啟事僥踰滋甚報塞伊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盛德雲行至仁天覆明見萬里灼知臣下之勤勞柄馭羣工儀圖流品之甄別肆令孱瑣與在選掄臣敢不策勵衰疲對揚際會思不出位當歷觀身言書判之長心乎愛君願備罄獻納論思之益

謝寶文閣學士再任四川制置使表

坤維盡護曷寬憂顧之深渙汗莫回狎畀保釐之重蹴上奎文之直益增井絡之光懼弗克勝報未知所謝伏念臣頃繇冗散濫綴論思在六卿之聯久慚尸素陳四

方之志願畢馳驅再瞻北闕以貢囊乃盡西陲而賜履跨州連郡每虞地大以望輕足兵裕民亡任憂深而責重羣獠矧多於時競三農初阨於年饑外懷潢池犬吠之驚內軫溝壑狼顧之患成務先於安靜荷詔便於蠲除蠻俗賴寧蠶叢知樂凡得逃於訶譴皆親被於訓謨惟積日彌久則玩愒為多念當官而行則咈戾者衆方冀自投於閒地豈期洊被於恩綸嘗期撫蜀之除逮今已踰百數然自渡江以後申任不過四人有如樸拙之孤蹤敢曰追參於前轍歲時未久已躋五閣之班功烈甚卑實愧諸臣之績衰力豈堪於再鼓危言不獲於三辭申命所加下拜而受年稱借一有玷昔賢朝而褫三恐辜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惠遠明在知人八柄馭臣嚴更入迭出之制四方無事慮送往迎來之勞不求改絃易調之雋功爰周增秩賜金之故事姑留庸瑣重寄撫麾臣鼯鼠之技已窮駑馬之力不駕既叨隆委尚詭來功職列宸居如近天威之咫尺法嚴吏道益

尊聖訓之再三不敢愛身惟知報國

謝寶文閣學宮觀表

即殊庭而詔禄有汙紫禁之榮仍内閣以褰華盡復青氊之舊身自虞於罪盩恩獨厚於寵光拜命莫勝撫心知懼中謝伏念臣頃繇冗散誤被選掄三十年陳力於仕塗每慚前哲一再命潔身於朝著屢玷美除惟知踰分之可憂蔑有積功之足録迺坤維之重寄捫井絡以使行萬里勞遄莫著蕃宣之績六官建長又叨侍從之華而臣才弗如人用過其量彌積九淵之懼竟寬三褫之誅香火贅員濫竊祠官之豐廩奎文寓直猶居禁列之隆名身雖去國而禄給於家職雖遠君而班仍其舊生成既渥進退為榮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愛存博施有光末路之歸德本有容不廢從人之欲念臣舊叨於簪履憐臣景迫於桑榆既使便安更頒寵數臣敢不身居畎畝力報涓埃閶闔天高下覆衡茅之迹長安日近益堅葵藿之心

謝知紹興府表

一扎起家恍驚宸命十連制閫乃在輔藩航一葦以正封望九重而宣化雖知黽勉祗懼顛隮謝惟今越邦視古洛宅護欝葱之氣聳千巖萬壑之峙流陪衆大之都盛右翊左扶之屏蔽然民力疲於追胥之數而利源耗於調度之繁今寛大之書專於一方與復除之令優於八縣尚爾公私之交匱不勝左右之支吾非知上之德意則不足以任撫摩非諳政之本末則不足以明取予如臣無狀已事可知景迫桑榆衰態益加於平日質同蒲柳病軀獨甚於暮年心力耗於劇繁目視昏於省閱繡衣懷舊稚耋或喜其再來白髮重新山川亦嗟其已老懼莫回於渙號中敢怠於承休雖萬里東西鼯鼠盡窮途之技而八更麾節老馬猶熟路之知畧其已試之罔功責以後圖之自効爰付内地俾訖外庸恩實重於丘山心如臨於淵谷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天明中照帝德有容禮以待臣庸勵羣工之職化行自近尤先三輔

之除謂臣嘗列於邇聯或能宣布憐臣屢叨於煩使尚可驅馳致此非才玷茲謀帥臣敢不堅勤末路澡滌疲神先惠愛以近民審寬嚴而為政天臨禹甸方目送蓬萊之雲地接周畿猶身近長安之日靖言報稱惟有糜捐

謝兼侍講表

遴玉筍之班久汙持槖修金華之業益愧濫竽控避無從周章就列謝中竊以九五位之初見聚辨惟勤二十篇之善言菁華莫究以喉衿之書而貫六藝豈口耳之學可蔽一言不特開明於治原尤當滋液於聖德如臣愚戇識見空疎自幼讀書憶故步而猶在及壯試吏悵初心之久違誤膺龍扆之知叨綴雞翹之從民曹主計方智力之已窮帝幙侍言曾夢想之不到忽冒綸言之寵俾參旃廈之聯求善至芻蕘茲固王者之能事執經陪帷幄不勝儒生之至榮有此遭逢若為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元居正執古御今論經理必引於公卿遵

德性以道乎問學謂勸誦在後固將考仁聖之風問內史幾何要不專錢穀之責肆令孤陋亦玷寵光臣敢不銜荷洪恩力殫素學識其大者方仰窺文武之師必也聖乎期上論唐虞之際

謝兼侍講表

涖三全之政甫率官常奉五學之遊遽承人乏拜恩光之狎至極榮遇以難成謝忡伏念臣本一書生逢三聖主孝廟寘臣於館學猶親鉛槧章句之勤慈聖試臣以節麾寖歷簿書期會之故際飛龍之景運塵豹從之華途職既奉於劇繁益荒舊習跡嘗聯於誦說奚補多聞四年出牧於蠶叢萬里召還於象闕怵志慮於跋履險難之後疲精神於拊摩凋瘵之餘顧邯鄲之步盡忘豈金華之業能續天官率屬加賁重來帝謨侍言有光再至夫豈閱南宮之注籍如許容東郭之濫竽曾是空疎乃敢徼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惟皇作極無逸為圖雨施雲行德已彰於純粹月將日就學尤重於仔肩會峩冠

逢掖之鴻疇陪廣厦細旃之盛選不遺曳履亦俾執經臣敢不侈千一之遭逢整萬分之稱塞陳堯舜之道仰承聖性之高明希褚馬之風誓竭愚誠之懇惻

辭免兼侍講表

歷日幾何恩榮三錫循墻而避控露萬分自昔經幄之間莫重侍臣之選張酺以質直守義在永平為最久無量以敏博而辨居開元為首稱必惟其人斯當厥任如臣窳陋見識淺庸茅慙五技之窮蔑有一愚之得翰墨荒蕪於吏鞅精神淟汩於俗塵頃再陪五學之遊莫罄沃心之業今復汙三侍之列曷求探賾之功矧茲大易之微言厥有聖人之奥旨仰日月之將就方務極深而研幾顧鳧鴈之去來詎能得意而忘象忝冐已甚淩兢弗遑伏望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反汗儒者在朝美正必求珍席之才王人建事多聞庶廣細氊之益拊躬知畏拜手陳辭

辭免兼侍講表

聞命悸惕不知所從臣仰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勤聚辨踐阼之始典學是先開帝幕以召見儒臣增經籍以切劘治道臣洊抒愚悃上賛宸猷悉蒙開納之私旋拜施行之旨竊謂聖明之在上正資鴻碩之多聞儻非名流曷侍清燕如臣固陋輒預選掄方簿書期會之餘塵容滋甚當廣厦講論之際濫吹奚宜其於海岳之高深何取涓埃之補報仰祈淵鑒亟寢誤恩庶在公朝或弗累金華之選俾安愚分是為酬玉扆之知

辭免兼侍讀表

寵光狎至震悸靡寧臣仰惟陛下以神聖之資輔緝熙之學講論經理朝夕弗倦邇英近臣必得一代耆儒當世名士庶幾仰裨海岳有益聖明如臣佔畢書生學無根柢頃蒙睿簡侍言帝謨空疎荒落涓塵無有上辜親擢偶逭譴誅今若復邁金華陞班進讀課之前功則已試亡狀稽之今授則其濫愈加豈客芻狗之陳蹤又玷細氊之清綴伏望皇帝陛下以名器為重惟博碩是資

前有明師願踵漢家之故事訪經通義更尊列聖之宏規別選英材以副虛佇共成不世之業不負多聞之求

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録修撰表

狎被寵光深增戰慄竊以祖功宗德適昭爽世之規帝典皇墳上媲古書之盛制作之嚴號稱權重筆削之任當付儒英豈容陳腐之書生冐玷清華之妙選如臣者粗從佔嗶曷究淵源半生州縣之徒勞久忘故步百篇軌範之至道莫識斯文豈期甫復於青氊驟使晉聯於鴻筆方深虞於尸素敢自詭於汗青惟大臣方謹於提綱而羣彥共參於訪佚武宣之潤洪業垂裕維新游夏不能措辭非才是懼伏望皇帝陛下照焉若日容之如天念明繼聖聖繼明有嚴信史而質勝文文勝質宜俾修能庶允愜於公言亦少安於愚分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臣恭承明命彌切震驚撫已莫勝盍伸控免伏念臣一介凡下自分孤寒州縣驅馳簿書期會鞭策陳力望絶

榮途而誤被柬知數叨隆委出藩入從疊拜恩除史館經帷盡汙清貫退揣分量滿溢已多思報涓埃萬莫有一茲者樞庭擢貳宜慎選掄而寵命下臨及於幺麽仰惟右府宥密之地實規恢遠畧之圖而近臣左右之間係夷夏觀瞻之表今帝德廣運海内敉寧偃武修文四方率服至於慮患於已治飾備於不虞權重而委隆機微而責劇必求瑰傑乃副使令如臣非材弗堪大用核其已試則無狀考其素有則已盈自知甚明實難冒據伏望皇帝陛下思本兵之重念人才之難不以反汗之為嫌稽之公論而後與收還成渙别授時英上以廣立武之謨下以示從欲之德

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大君申命宜極欽承小己莫勝輒忘洊控臣竊以整軍經武實隆右府之權量能授官尤重大臣之選必才識可以備廊廟之器必威名可以聳夷夏之瞻斯遠振於國威以上尊於主勢如臣碌碌歷試庸庸半生繁劇之

中久沉俗吏晚歲論思之列叨冠從班分則已踰老亦知退忽拜殊常之寵俾補宥密之司顧此頭顱無茲夢想雖載陳於免牘猶尚閟於俞音臣實何人任豈堪此用以典樞機之任無乃面生使之坐政事之堂更多形穢冒於瀆再庶逭褫三伏望皇帝陛下明聽為公至仁從欲免循夫揚之命特回渙發之音政令於是乎成雖既行而必信名器不可以假終惟反以何嫌

辭免提舉勑令表

臣洊叨任使彌切凌兢恭惟國朝具垂丕則惟務以仁厚固結邦本弗專以刑罰整齊斯民雖未免詳刀筆之文實憁合畫衣冠之意欲易避而難犯當為官而擇人自非明習於憲章何以輔成於經制如臣者愧未嫻於讀律愚或闇於深文凡半生州縣之備更蓋三尺刑書之未究方聖主繼承務先於德禮而法令更定推合乎人情提綱已冠於樞臣列屬復班於時彥敢圖出綍廼使濫竽儻不思共二之難必上辜畫一之制伏望皇帝

陛下謹持邦憲遴揀官聯治之具法之原事關大柄著為律疏為令當屬名流顧亟寢於誤恩庶少安於愚分

謝賜御書漢文翁龔遂故事表

神毫灑麗有光漢室之舊臣帝藻昭回加賁蜀藩之新命視前修而甚愧侈上賜以非常錫寵自天酬恩無地中謝竊以君臣殊遇莫隆臨遣之榮翰墨為章實冠匪頒之式顧二者之兼際誠一時之美談載考古初孰稱雅賜下十行於方國謾誇手迹之勤勑諸將於遼東徒示邊功之好未有採往行前言之懿寓筆精墨妙之間疊畀微臣是為異禮伏念臣性惟樸魯才又濶疎生際聖明獲在侍從之選坐縻歲月初何獻納之功冒陳一再瀆之辭驟作六十州之長前席既親於宣室後命俾衛於中營寶閣華儲首載龍文之秘金環列帶身叨魚佩之重更膺八法之模親灑二賢之事銀鈎鐵畫炳然丹青而不渝玉壘銅梁燦若日星之下映槩視持荷之列獨分肆筆之光亘古未聞於今特盛尊居然後興學本

原當效於文翁去盜貴在柔民道化願希於龔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眷懷簪履垂意藝文聖有訓謨下陋簡編之載書亡畦逕容參河洛之疇誤膺作屏之行申錫大書之妙驅馳遠役被服至榮臣敢不企前誥之規答寶奎之貺罵諸琬琰萬方行廣於私藏傳之子孫十襲敢忘乎世守

進御書墨本表

奎文下飾聿新大刻之垂益部正封爰謹寶儲之奉恭馳副墨上冐聽蒼謝臣竊以肆筆成書昭聖人之能事揭碑詔後屬羣下之紀功矧若微臣誤將隆委恍拜雲章之錫式嚴翠琰之傳既植龜趺敢陳象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鐵畫銀鈎備行八法金城玉壘上軫九重考文翁興教之原録龔遂柔民之政因楓宸之閒燕寓筠管以發揮臣甫鎮坤維首叨晉錫著之藥石允輝爍金匱之藏飾被彩函入耀璇題之邃即公堂而中峙盛朝服以命行臣敢不銘鏤愚衷堅勤

晚節照臨蜀道上聯東壁之輝光咫尺天威下壯西陲之屏翰

辭免詔赴行在表

號召自天跼蹐無地竊以出藩入從選表為卿皆自古以待外庸之高豈凡材可冐中朝之寵當黜而陟非據必危如臣天分已卑日老且繆東西惟命莫知蠒絲堡障之宜中外疇庸猶愧簿書期會之職頃叨寵綍擢置部都賦入有限而利源濬於漏巵民俗滋繁而心力窮於受鉛救過不暇榮望敢期忽拜出綸俾之入覲雖幸脩門之四至終虞薄命之數奇倘忘冐昧而前立見顛隮之至伏望皇帝陛下聖仁從欲帝德有容雖天地洪私每不勝犬馬之報然桑榆末景恐弗堪筋力之施願亟寢於誤恩庶少安於愚分

辭免名赴行在表

臣逖聞明詔凛極危衷伏念臣書生孤苦以奮身官路馳驅於半世幸逢熙旦洊歷周行屢膺麾節之更遂躐

荷囊之侍比叨晉錫盡護坤維人臣精白一心勤莫將於補拙天子明見萬里恩每厚於包荒自慚三年刻楮之勞上負九重賜履之意心勞而力弗逮歲久而效蔑聞辜已貸於黜幽詔忽頒於入覲投閒置散乃為末路之宜已試罔功曷稱修門之入念私情之莫控將公論之不容拜手周章籲天祈請伏願皇帝陛下堯天遠覆舜日大明知臣績用弗成何敢冒予環之寵憐臣心力已盡願毋拘反汗之嫌俾以祝釐佚之歸老儻有捐軀之日皆為報國之年

再辭免召赴行在表

臣輙瀝丹悃仰冒天威臣去秋誤蒙聖慈賜以命召尋具辭免溫詔弗俞恩大如天實懼弗稱臣緣以迫替未敢洊瀆淵聽今來已於三月十四日起離成都四月二十八日至荆南府重念臣書生碌碌遭遇三朝使令之寵十五年間付以繁劇駑馬十駕終費鞭策之功鷦鷯一枝每虞分量之溢陛下過聽畀之全蜀重寄萬里四

年職事之間苟可以祗承聖訓惠利遠民調服蠻徼仰寬憂顧惟知殫竭終始不懈而心勞政拙意廣才疎翫愒徒勞竟無可紀方怵息俟譴遽被予環雖已拜詔綸終弗遑處臣竊聞人臣在職惟才望可以服人惟智力乃能任事二者咸無何以舉職如臣累試亡狀才望缺然景迫桑榆智力已盡況鳧鴈去來不足繫朝廷之輕重而蚍蜉撼大盍自量愚分之卑微儻使三入修門疊塵清綴人言不恕晚節奚全臣愚伏望皇帝陛下諒臣久當煩使每無勞效憐臣已入暮景只合退閒鑒其由衷之情佚以祝釐之祿凡未填溝壑之日猶得犬馬盡力以答國恩不勝大願

代人謝北内表

在二卿之列已愧罔功進常伯之班實為非據念報効未殫於一日而恩榮備極於兩朝施德自天措功無地謝伏念臣一從吏役半涉塵塗首被遇於上宮寖擢升於華貫轉輸三路未能激濁以揚清牧守四州何以承

流而宣化煩使殆周於中外孤忠敢間於險夷誤蒙丹扆之深知遂玷紫荷之親擢揚雄甘泉之既從榮則有加石慶在位無所能罪奚可贖已寬黜典更沐恩除選八座以陞班極一時之高選寵光狎至殊非日月以為功駑短奚堪況迫桑榆之末景已雖云幸力恐難勝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仁在華夷功參覆載神游淵默已欣黃屋之非心聖有訓謨尚記清廟之舊物致茲衰陋亦被生成臣敢不忠以忘身力於報國豈惟晚節或少酧太上之知更畢餘生永不負明君之賜

代人謝除兵部尚書表

竊位貳卿已逃黜典聯班八座曷稱殊恩顧超踰寔過於周行而懇請莫回於聰聽愧深顔靦感極涕零謝伏念臣一無他長衆所必棄方洲縣徒勞之久每分抗塵荷聖神特達之知俾之在列月寺棘卿之高選星郎宰屬之清班故雖使華郡綬之榮亦在京邑王畿之内及其孤迹盡出淵衷徒知展四體以事君無復有一毫

之報國已玷甘泉之槀更分行闕之符逮三命於夏官僅一更於歲籥雖爵以厲世不勝采菲之恩儻食浮於人寧免伐檀之刺幾成既得以患失可謂求去而獲遷訖莫遂於循墻實有慚於視組伏遇陛下厲精庶政垂意羣工除戎器以戒不虞惟能無患有常德以立武事克成厥功故茲大司馬八伐之權必謹太常伯一時之任而臣蔑寸長於一日誤親擢於十年赦其在朝曠職之誅畀以武部司戎之長臣敢不退而鏤骨誓不愛身在六卿之中固已汗顏而血指歛五兵之用庶幾耀武以折衝及此桑榆仰酬君父

代王江陰謝改知饒州表

軍壘承流方拜自天之寵侯邦分寄遽叨易地之榮壓威命以欽承撫衰容而跼蹐已宣德意悉告編氓謝忡伏念臣以不足數之材輔無可為之志一官冷落蓋久負於初心三紀奔馳曾何功於已試方毀瓦畫墁之未免豈抱關擊柝之敢辭乃驟沐於選掄俾獲聯於守牧需

官梓里代戍瓜期假以一麾已幸偷安於偏壘錫之再命豈期復玷於佳城人欣出谷之遷獨負褫鞶之懼雖舍魚而取熊掌已則幸之然頑石而冠鰲頭人誰甘者敢意乾坤之造誤加葑菲之微矧此鄱陽寔為重郡物饒民阜有既庶既富之風俗美化行皆可貴可尊之習負三江之險固望雙闕之嵯峨凡茲宣化之邦率本惟賢之選豈容固繆得以冒居菽蓋伏遇皇帝陛下練飭群工作新庶政億萬世無窮之業固已恢洪二千石共理之良尤深簡注遂使粃糠之賤荐叨符竹之分臣敢不公而忘私敬典在德布寛大恤民之詔惟務究心賦中和樂職之詩敢忘歸美

代人謝知婺州表

兩歲貳卿之選已貸黜幽一麾千里之符更叨分寄荷上恩之博施許畿都之便藩俯揆庸愚惟知感涕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遭世清明妄意功名已愧壯行之學半生州縣幾成了事之癡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清華

之寄入登郎省出秉使權志雖抱於樸忠效莫殫於膚寸旋蒙睿簡游歷都公第知展四體以事君曾無一毫之報國更攝掖垣之直繼叨銓禁之除錫寵每優課功蔑有揚雄甘泉之既從榮實有加石慶在位無所能辜奚可贖已逃黜典尚畀偃藩就陞次對之聯悉本誤恩之及生成若此報稱謂何伏遇陛下練飭羣工作新庶政使人不求其備任官各惟其能凡二千石共理之良每加宸慮念三千載徒勞之吏或寃民情赦其在朝曠職之誅副以輔郡承流之地臣敢不敷宣主澤寅奉教條賦中和樂職之詩豈前人之專美聽德化已成之詔期癃老之齊休

謝除知洪州到任表

羸軀睆晚粗安圭篳之居上聖既憐復冒藩維之寄奉訓詞而引道扶衰疾以到官白叟相迎爭先扶杖而請緑林未靖願聞奠枕之期既頒詔語之寛且諭聖心之軫惻拜恩稽顙嘉詠載途謝竊惟江左上流豫章古郡

吳頭楚尾實為舟車走集之衝梅嶺葛峯夙表先聖經行之異襟帶數路冠冕十州向為外敵之傷殘未復遺民之凋瘵加以里閭嚚訟素傳弭筆之譏山谷阻深尤逞弄兵之習困連營之供億防大敵之窺覦雖節制之權稍重於異時而附綏之責莫難於今日非得碩望孰分顧憂如臣者材歷試而不長身抱痾而久困雖大恩不報苟懷畎畝之憂而膂力既愆第有山林之興敢圖推擇復預使令逮假道行朝承顏便殿灼知衰薾曲賜拊存至於審湯劑之寒溫訪醫工之良否既辭天陛申錫僊丹出千里之名駒賚九鐶之實帶恩波甚渥沛然若海之觀病障頓開恍若鈞天之夢遵阻修之道路加偃薄之霜風自忘行役之勤冀釋焦勞之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舜寬簡躬禹儉勤孝悌通於神明已格上天之眷命忠信行乎蠻貊將歸北鄙之侵疆念南紀之要區思舊人而共理以臣久陪政路知德意之所存察臣屢典藩方粗靜治而不擾故於臨遣不許固辭臣敢

不體宵旰求治之誠宣夙夜在公之力恪遵憲度漸解煩苛欲知馬而問牛固慚吏術何帶牛而佩犢試詰民姦儻變於淳風庶少裨於聖化

啓

辭免除吏部尚書啓

驟叨徽渥震疊危衷竊惟八座之任必以賢居六官之長要皆民譽矧劇曹之並建惟文部之獨高豈因已試之弗庸猶諉後功之足詭伏念臣腐儒無用小器易盈徒為日月之功馴至星辰之上侥踰為甚休退是宜二千石之起家莫奏于蕃之最尺五天之趨覲忽頒細札之書命不獲辭行敢俟駕脩門重入步疑續於邯鄲東帶將朝席未前於宣室曾是青氊之舊物遽加皓首之陳人得非所宜榮祗以畏長雖兼收並蓄弗遺牛溲馬勃之微而既去復還懼有狗苟蠅營之誚進退維谷傴僂循墻伏望皇帝陛下矜軫忱辭曲回淵聽示保全於孤跡亟追寢於誤恩姑假桑榆俾息筋骸之憊別求藻鑑

晉儀喉舌之司

辭免除吏部尚書啓

六官分職莫重於天官列部攸司獨高於文部銓綜務平允則當得清簡之士賢否無留滯則必資鑒裁之公以至檢柅吏奸遵行銓法要先才望乃輯事功如臣者章句腐儒州縣末技適際亨嘉之會寖階任使之恩繁難遍畿甸之間宦遊幾天下之半誤膺睿簡擢在禁華敢期萬里之餘躐寘三銓之長雖蒼蠅附驥尾重游幸綴於周行然頑石冠鼇頭播惡有慚於高位儻稽控免必致顛隮欲望皇帝陛下乾坤有容日月必照憐臣齒髮已暮無心力之可施察臣分量久盈懼恩榮之太過願收成渙以穆師言豈惟惷愚得以自安亦使名器不為濫予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啓

臣聞內殿寓職所以奬勲勞外藩分牧所以盡忠力予非所稱則為誤恩臣比以菲才冒居近列兩干天聽願

備祠官雖免預於繁機尚俾從於藩服至於峻職美名曲全體貌臣感戴恩施但有泣下惟是臣踰年政地過戾實多既乏書勞則內殿寓職已非所當得又臣年踰六袠灾疢方頻不能陳力則外藩分牧尤非所當任驟叨殊寵深積罪愆伏望聖慈收還除職予郡之命止從外祠以便休養以愜公議不勝厚幸

再辭免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啓

竊聞君之待臣以恩臣之事君以情若裨政罔功尚加體貌此君上示恩者寧於過也寵數非宜合從追寢此臣下用情者本於誠也伏念臣叨踰已甚祈免未俞仰戴君父示恩至深至重而獨以臣言淺陋未能控盡其情上動淵聽臣疾疢投閒乃叨書殿孰不謂之貪榮昨屢驅馳今復守障豈不更願陳力實以臣愚闇無庸積有愆咎委難竊禮貌之全年踰六十筋力衰憊必有誤蕃宣之寄非惟人知之臣亦自知之而力言臣之情也臣愚欲望皇帝陛下盛德垂慈大德頻照止規殿之美

號賦祠館之閒官以穆師言以全末路此實君父深知其情而從其欲則所示恩者尤過於濫予之為恩也臣不勝厚幸